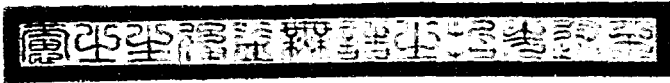


文 學 論 附 古 今 論 文 名 著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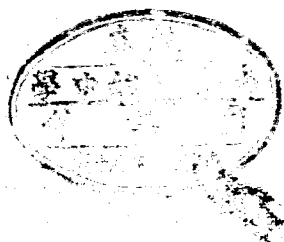


聖濠購于金陵
一九二四九二八

自序

古人論文不尚細碎。宋賢詩話論乃稍卑。而後世謂詩亡於話。桐城文家嚴義法。而文卽弊於義法。蓋文藝之妙。規矩而外。有不可言說者。存陸士衡所謂難以辭逮也。故有師友雅談。間標精義。亦皆機緘之秘。啟自無心。深造之士。自能理契象外。悟超言表。然而詞留興往。文約旨幽。末學膚聞。轉生曲解。固知一落蹄筌。便成糟粕。非言不足以盡義。殆義難於心通也。今人執筆。好詆前修。以矜新異。雖言或媚俗。而義已違真。是又士衡所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者矣。昔劉彥和有言。不述先哲之語。無益後生之慮。今茲所述。竊取斯義。其有參稽外籍。比增舊說者。以見翰藻之事。時地雖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間亦自忘譴陋。妄下己意。以期引申哲語。黜其曲解。免夫士衡之譏。而遠師彥和之意云爾。

自序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贊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
務先大體、鑑必窮源。
乘一總萬、舉要治繁。
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文學論 目錄

第一章 何爲文學

- 1 文化發展之概觀
 - 2 文學成立及發達之原因
 - 3 文學之兩大作用
 - 4 屬於感化之文之性質
 - 5 文學與他種學術之異同
 - 6 文學之功能
 - 7 我國歷來文學之觀念
 - 8 近世文學之定義
- ## 第二章 文學之分類
- 1 文學的體製因其原質而異
 - 2 文學的原質
 - 3 文學的體製分類之歷史觀

4 我國文學體製構成之源
5 我國文學體製變遷之迹
6 文學體製變遷與外形之關係

第三章 文學的工具

- 1 表現自然之工具不一
- 2 文學的工具之起源
- 3 文學的工具之種類
- 4 我國文字重形
- 5 重形文字之缺點
- 6 言語變遷之影響
- 7 歷代修正文字之概觀
- 8 文字修正後影響於文學者何在
- 9 工具之能力有限

第四章 文學與藝術

- 1 藝術之根本何在
- 2 文學之美
- 3 文學與情感
- 4 表現之法
- 5 精神
- 6 創造與摹倣

第五章 文學與人生

- 1 文學之真用在增進人生
- 2 文學與道德智慧
- 3 文學所表現者必爲具體的
- 4 文學所表現之人生爲揀擇的
- 5 近世文學界上之兩大派

6 浪漫派之長短

7 寫實派之長短

8 文學家異於常人者何在

9 文學作品之價值

第六章 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

1 研究我國文化之重要及困難

2 我國哲學以善爲本

3 我國文學亦以善爲本

4 孔門以外之文學

5 主善的文學所長

6 主善的文學所短

7 今後之希望

附 古今論文名書選

文學論

第一章 何爲文學

1 文化發展之概觀。二十世紀之學術甚繁，其造詣之精，或可稱爲空前，然即以爲絕後，則徒爲有識者所竊笑。因人類文化之發展，莫不由含糊而漸近明晰，由簡略而漸進圓滿，由武斷而漸趨精確。今日之明晰圓滿精確者，異日或更以爲含糊簡畧武斷，亦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安可以傲古人者而貽笑後人。故文化必求其發展無窮，未可畫然自止也。

文學 歷史學者考察任何國之先民，莫不有其宗教。先民之宗教者，極含糊極簡略極武斷之事也。及既覺其含糊簡略武斷之後，始有與之分離而獨成一種之學術。哲學科學之別出於宗教，即此之故。及其後也，一哲學一科學之中，又有與之分離而獨立者。心理學論理學之別出於古代哲學而獨成一種，即其明證。蓋學術之分科愈細，則所研究者愈精，其結果亦愈確。集合無數最精之研究，最確之結果，而後字

宙間之真理，不難見其全體，窮其究竟矣。

文學之先，亦包括於宗教之中，而爲之服務。其時之人，於文學之觀念未能明晰，文學之內容亦極簡略，人之對於文學又多武斷之論，故未能脫宗教之羈絆。且文學之於宗教，其關係之密切，較之他種學術尤甚，故爲之服務亦最久。及至近世，始一洗其面目，嶄然自見於世。

宗教之所以能具若大力量，使一切學術皆籠罩其中，爲之指揮運用者，則因人類有特性五，而宗教皆能利用之，故能使其時之人滿足其所要求而不疑也。

所謂人類之特性五者：

一、起疑。草昧之世，人類之知識甚淺，耳目所接自然界中一切變幻，如迅雷烈風，高山大川，巨蛇猛獸，皆生畏懼，而起驚疑。宗教遂利用此心理，設種種神物，令其崇拜，以安其疑慮，而冀免災難。

二、求真。人類又見一切死生成毀之無常，因思必有常存不滅者在。於是欲發見此常存不滅之眞物，而後滿足其欲望。宗教家亦具此心理，思而不得，遂

以爲物外有神其力無量非人之思慮可得計較唯此神爲常存而非生滅即哲學家亦多認有神可知宗教之主有神未必志在愚民也。

三、感樂。人生有情莫不知感。天時人事水態山容花飛鳥語融和暢適之時卽感而愉快。愉快之至卽莫不思有以表現。故刻畫之事上古已有粗型。謳歌抃舞尤爲文學之初步。宗教之雕塑神像讚美神祈卽由於此。他如宏壯之建築優美之音樂其始無不以爲莊嚴宗教之用。在古已然而後世尤甚。

四、慰苦。草昧之民飲食艱難危險尤多。鷲禽猛獸惡蟲巨蛇以及異族之殘殺病痛之侵害無在不足以生其苦情。苦不能勝則呼籲呻吟以求解脫。宗教遂設物外有神可以拯苦救災而安慰不幸之人。於是祈禱之事以興。

五、解紛。人類羣居不免爭鬪。草昧之世飲食男女皆所必爭。爭而不息則起禍亂。勢非規定法則彼此違守不足以息忿平爭。而此法則必規定於超乎人類者之手。始足以生其敬畏之心。宗教於是以神道設教。蓋出一時權宜之計。故宗教必有教律。教律必尊之如神。

綜上所論。第一第二爲哲學科學發達之胎胚。第五爲政治法律道德成立之基礎。唯第三第四最合於藝術之真義。文學亦藝術之一。故文學即由此而生。但完全發達之文學。非但不捨求真解紛之事於不顧。且更可以見真理而免忿爭。因文學以能了悟一切人情物態。而復具判斷之力者。爲最完滿也。以能增高情感。納於溫柔敦厚之中者。爲最優美也。然則一切學術源頭莫不相同。而歸宿亦當無異。特其取徑有別。中似異趣。實非背馳。儻觀察或有未明。遂不免橫生異議矣。

其取徑不能不別者。亦自然之法則。蓋非如此則不足以求精求確也。然則取徑有別。正欲便於研究。亦非故爾立異可知矣。

宇宙譬之廣大無邊之圓球。真理則球中所藏之寶物。人之欲得寶物者。勢不能舉此廣大無邊之圓球。碎於一擊。則惟有各取一尺之面積。以累世之力。寸寸而裂之。層層而剝之。及其後也。球面之各部同時破碎。而寶物或可爲人類所公有。設未碎之時。互以其所裂之一尺爲求寶物之正軌。豈不可笑。又設有二人於此。一由上海乘飛艇東行。一由上海乘飛艇西行。俱可行抵紐約。儻此二人未至之先。互相諍

誇、適足見其不智耳。

蓋人智有限，真理無窮，不見其全，遂各是其是而非其非。往古學術莫不有互相詰訐之事，亦勢所不免。但處今日文化發達之世，仍爲無謂之爭，則亦愚人而已。

2 文學成立及發達之原因

人類往往有習爲之事，初未能知其原因性質，功能界限。必習之既久，始有天資特出之人，久經思索，未能洞然，偶以他事引起其考察之趣味。於是窮一身之力，考察其原因，研究其性質。又或經無數錯誤之後，幸而了解。及其既解，又從而擴充其功能，確定其界限，其事遂成爲一種學問。此種狀況，無一種學問無之，而科學尤甚。即如人類知用火，爲時甚早。據我國古史記載，則始於燧人氏之鑽木取火。究之人類用火，尙早於此時。即依古史所說，歲月已甚悠遠。然必待卡諾特 Carnot 之火之動力論及郎弗 Rumford 之熱動學，爵勒 Joule 之能力論次第成立後，始將其原因性質，考察詳審。及原因性質大明之後，乃可擴充其功能，施於應用。今世各種機械之工作，皆受其賜，即其明證。

人類之用文字，其時亦甚早，而研究其原因性質功能界限之事，必自近世。其狀

況，正同於科學。蓋近世學者，於一事一物皆思明其原因，知其性質，不肯含糊武斷。故實事求是之風日盛，而哲學科學因之先後自拔於宗教。文學及其他藝術亦確然有以自見於世。歐洲之文藝復興，其明證也。

依前節所論，文學成立之原因，不出感樂與慰苦兩特性，而文學之發達，一方面即在此兩特性之發達，一方面又在能離宗教之羈絆。此亦自然之勢，莫之爲而爲者也。至於尋常日用之文，雖未必有感樂慰苦之效，而文章詩歌必如此而極精，故謂文學之成立，不出感樂與慰苦者，除尋常日用之文而言，乃文學之最真最確處也。文學之發達，即發達此二特性，而其功能，亦即對於此二特性而顯著。質言之，文學由此二特性而成，還以供此二特性之用耳。

3 文學之兩大作用 文學自感樂慰苦二特性發達而後，其性質功能已著明。然而感樂慰苦，亦豈易事。人事糾紛，孰苦孰樂，苦樂雜呈，安感安慰。此中自有絕大本領，非貿然而能也。所謂絕大本領者，了悟與判斷之力也。有了悟與判斷之力，而後有樂可感，有苦可慰。蓋感慰之事，屬之情感，而了悟判斷之事，屬之理性。二者

迹似不同，而道無二致。理性之培養，乃文學家應有之工夫，亦即文學家當先具之條件。必理性充實而情感濃摯，感慰之力，乃至雄偉。此西儒狄崑西 *De Quincey* 論文學，所以分屬於學識與屬於感化二義之說也。屬於學識之文，西方謂之 *Literature of Knowledge* 如科學歷史哲學等，吾人以之傳達學問，開展知識者是也。屬於感化之文，謂之 *Literature of Power* 如詩歌戲曲小說散文等，吾人以之陶冶性情，激發志氣者是也。

我國學者，於此二端，討論極多。即歷代文學之高下，亦由當時作者於此二端辨之明否而生差異。故此二端，在文學為最重。今錄梁元帝與曾文正兩家之說於後。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曰：揚權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歎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曾文正公國藩湖南文徵序曰：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以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諸簡策，斯皆自然之文。

大抵學識以感化爲其英華，感化以學識爲其根本。無了悟與判斷之力，不足以感樂而慰苦。二者相需而各極其致，皆文學之最大作用也。

4 屬於感化之文之性質。自然界中，萬象森羅，而卽而可見者，不外人與物。二者人物之形象行爲者，其粗之現於外者也，其情感態度者，其精之具於內者也。常人得其形象行爲之粗者，而遺其情感態度之精者。文學家具敏銳之耳目，虛靈之心思，敦厚之性情，自能深入以得其精神，而熟悉其內容，復能旁通曲引，連類廣喻，以顯出其所得之精神，而表曝其內容。蓋耳目敏銳者，覺察必深，心思虛靈者，感召自速，性情敦厚者，哀樂俱真。故凡可歌可泣可喜可愕之事，一入文學家之手，皆情景畢露，而人之讀其文者，亦歌泣喜愕不能自己。此陸士衡文賦所謂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也。

故感化之文，以人情物態爲其材料，牽連錯綜以表現之，必使人物生動，光景常新，乃爲製佳。至於分析其內容，辨別其關係，評論其是非，考究其因果，斷定其理由，皆學識之事。文學家不可無此能力，而感化文學不必卽此事。此不可不細辨而深

思者也。故英國批評家阿諾爾德 Arnold 之言曰：具文學之才者，其最大之工作，乃綜合與表曝之事，非分析與發明之事。"the grand work of literary genius is a work of synthesis and exposition, not of analysis and discovery,..."

5 文學與他種學術之異同。上節所論於文學之真趣已具大略。今將進言文學與他種學術之同異。

一、文學與宗教。宗教與文學之關係，第一節中已可概見。其不同之處，則宗教家信仰自然，文學家讚歎自然。宗教家信仰自然為全知全能之上帝所造，文學家自身即造物主。時至今日，宗教家已不能牢籠文學，而文學既脫其羈絆，以自見於世，則凡往日為宗教家利用之處，今日可自用之，且可更求充分之發展。故近世研究哲學者，往往以詩人之想像與宗教相提並論。蓋一切學術不可單憑直覺，惟詩人可以直覺所得，形諸詠歌，不受一切規例之限制。宗教之幻想景象，在哲學科學家皆吐棄之不暇，惟藝術界各支派，如文學、圖畫等，與之最相關切。故文學家對於自然，一有所見，必多方以形容之，贊歎之，戀

愛之與宗教對於自然之狀態正同。其不同者，無一切迷信之教條與崇拜之儀式耳。

二、文學與哲學。哲學以求宇宙之真源爲事者也。所謂宇宙之真源，在儒家或謂之天，或謂之道。在道家或謂之道，或謂之自然。皆無以名之，由人各定一名，以便討論之時指稱之也。文學家不離自然，此自然亦人定之名，與哲學家所稱實無以異。不過哲學家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復努力以求解釋之。與文學家祇闡演 interpret 其所見，以供世人之解釋者爲不同也。故卡爾鏗女士 Calkins 著哲學史有曰：哲學之異於藝術者，藝術乃創造而非論證之事也。‘Philosophy is distinguished from art which creates but does not reason.’

三、文學與科學。今日之科學與哲學之爭論，已有消釋之趨勢。已知無論純粹實驗家與理想家，其目的皆爲一致。從前之爭論，實以兩家之趨勢，距離尙遠之故而生誤會。及其漸趨漸近，彼此互相彌補，互相輔助，而真理之發見亦

愈見其多，遂有一致之結合。但科學用力爲更苦耳。赫克爾 Haeckel 一元哲學序有批評從前兩家之誤點數語，最爲明白。其言曰：此等純粹實驗家，不見樹外之大森林，而彼等形而上學者，則僅知森林之意，竟未見樹。見馬君武譯本又於此書第一卷，引德國大詩人許勒 Schiller 詰哲學家科學家之詩曰：

勿復爲仇敵，結合爲一枝。分途事求索，真理自可知。原文如下

“Does strife divide your efforts—no union bless your toil?”

Will truth e'er delivered if ye your forces rend?”

既知科學家與哲學家之目的爲一致，則其與文學家之關係可知矣。不過科學家乃從一部分觀察，以求實驗自然，與哲學家微有不同。科學家之實驗自然，又與文學家之闡演自然，其用功亦不同。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必離我於自然，即以我爲實驗自然者之謂也。文學家闡演自然之時，必融我入自然，即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見第五章論植物節

總而言之，哲學科學皆學識之事。文學家不可無學識，已甚明白。特哲學家所得

之學識以之爲解釋自然之用。科學家所得之學識以之爲實驗自然之用。文學家所得之學識以之爲闡演自然之用。闡演者如蠶之吐絲先深入而後顯出之事也。解釋者如人解結由難而得易由紛而得理之事也。實驗者不憑空論實事求是之謂也。文學家之於宗教尤其相似且能盡有宗教之長而無其短故文學者合於進化而極自由之學也。

6 文學之功能

第二節謂文學之功能對於感樂與慰苦而顯著。第三節謂文學家必具了悟與判斷之能力然後有樂可感有苦可慰。第五節謂文學家不可無學識。總括言之即文學家有學識然後有了悟與判斷之能力。有了悟判斷之能力則對於人情物態始能見到精微之處。能見到精微之處又能綜合而表曝之則能使人於其所表曝之中收感樂與慰苦之效。能收感樂與慰苦之效則能感化人之情性使之高尚優美。文學至於此境已極藝術之能事矣。參看第五節第二節

文學雖與圖畫雕刻音樂同爲藝術而尤與音樂之感人爲近二者皆時間的藝術能將人情物態委曲表出故尤足感人而音樂之感人常於不知不覺之中其力

最大禮記中樂記一篇，論樂之功能極詳。今節其論樂化一段於後，以備參證。樂化即音樂之感化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則樂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之治心者也。

疏曰：致，謂深致詳善。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音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向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樂則體安不躁，不躁則性命長久，志明行成。久而不懈，則人德之如天。人德之如天，則畏之如神。如天故不嘗而信，如神故不怒而威。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

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注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又英國文學批評家華爾特泊特 Walter Pater 有言曰：一切藝術皆趨近音樂。此言激動情感，勝於建立性靈的觀念也。"All art tends to become music that is to stir emotions rather than to state intellectual ideas,"

蓋人類為富於情感之動物，情之所至，不必定合於理，有所偏激，則傷矣。傷於偏

激者，尤不可以理喻，仍宜先調和其情，使之舒暢。文學家自身卽性情敦厚者，常以他人之喜怒哀樂爲喜怒哀樂，見人之困苦如己之困苦，又能多方以讚嘆之形容，之使常人亦可引他人之喜怒哀樂爲己之喜怒哀樂。如此，則人道純粹無汗，而世風可至醇厚。孔子刪詩多取寓美刺道疾苦之作，卽此意也。鄭元詩序及孔穎達詩正義序論此點甚佳，今節錄如下。

詩序曰：故正得失，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詩正義序曰：夫詩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

凡此所言，皆文學之功能顯著之處，文學之原因性質愈明確，其功能亦愈擴充。

文學亦愈有價值。至於表現之時，或以詩歌，或以散文，或以戲曲，或以小說，皆其採用之方法有異。至其感化性情，則一也。但詩歌戲曲小說散文之中，其功能亦各有大小。大抵戲曲小說感化之功能，較詩歌散文更為普遍。而戲曲小說之興盛，常居詩歌散文之後。即當文學觀念較真之際，應時而出之物也。由此可知文學之原因，性質愈明，則文學之功能愈加擴充之故。

以上所言，皆感化之文也。學識之文，其功能最顯著，其用途最廣大，其關係吾人生活亦最密切，自不可言而喻。

7 我國歷來文學之觀念 我國文學發源最早，周秦已稱大盛，而研究文學

至魏晉以後，始有專書。然皆渾含立論，無有條理，是非亦參半，不足以爲定論。如魏文帝之典論，鍾嶸之詩品，則近於批評。擊壤之文章流別，任昉之文章緣起，則近於分類。荀勗之文章敘錄，則近於文學史。而總論文體之源流，及古今文人之優劣，成一家之言者，則惟劉勰之文心雕龍較佳。

後世文人，多不能出孔門以外，或且假孔子以自重。間有受諸子及佛學之影響

者亦往往回護其辭。未肯顯然相背。故論我國文學之觀念。先宜知孔門文學之觀念。論語一書。其言文者。約舉下列各章。可見大概。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融注曰。文者。古之遺文。疏曰。法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注曰。以文。德會友。

文學。子游。子夏。疏曰。若文章傳學。則子游。子夏。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疏曰。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禮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檢約。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疏曰。言文華質。後相半彬彬然。然後爲君子也。

論語言文雖不止此。大概不出下三義。

一 先王之遺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二 文華。皆對形質。模野言。

三 文德。如禮法活動學好。問曰文之類。

他如易經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繫辭所謂其辭文。又物相雜故曰文。亦不出三義之外。至於易經親卦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則概指文化言之。故真西山曰。

文章二字非止言語詞章而已。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

孔門詩教亦爲後世論詩者所本，略舉論語所載數條如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注曰：詩之爲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興於詩。注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

經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疏曰：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不學詩，何以爲言。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疏曰：詩可以興者，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諷諭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而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知切如鑑，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實，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怨之者足戒，故可以怨刺上政。

總上五條之意，詩學不外於修身立言，觀風化俗。近世論詩之旨，亦莫能外。

他如書經曰：詩言志。左傳記仲尼之言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孟

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三說皆以言志爲文學之事，則

其所志者，即修身立言觀風化俗之事可知。後儒因孔子有志於道一語，遂更進一步，而有文以明道之說。由官志而言道，乃洗刷文學思想上一大障礙。

韓昌黎題歐陽生哀辭後云：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之道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

歐陽永叔答吳充秀才書云：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周敦頤通書曰：文所以載道也。而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劉海峯論文偶記云：作文本以明義理適世用，而明義理適世用，必有待於文人之能事。

顧亭林日知錄云：文不可絕於天地之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

樂道人之善也

諸家所論皆與孔子相發明。其不同者，由言志之旨進而為明道之義。後之拘泥者，遂至見詩文之內容非質言道德者，即叱為無用。而藝術之真義，遂缺而不全。見詳

劉勰生於梁代，其時當莊老盛倡之後，繼以佛學，故其思理精澁，雖不肯於儒門，實已別有途徑。今略摘文心雕龍數條於下，以概其餘。

體性篇：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儻，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

風骨篇：詩詠六藝，風冠其首，斯乃感化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

情采篇：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繡，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

物色篇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明詩篇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怳悵切情。

詮賦篇因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與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揉而有本。此立賦大體也。

彥和論文重於情感。工於圖寫。明於內外。文質並稱。聲形俱要。文學之大概已是其形。文聲。文情。文之說。則頗與黑吉爾 Hegel 目藝耳藝心藝之論暗合。蓋文學與繪畫雕刻音樂。初實同源。後乃分立。故皆屬於藝 Art。初民之文字皆象形。故與繪畫同源。其時文字皆刻木範泥爲之。故與雕刻同源。文學先有詩歌。詩歌傳述以口。必音調和協。可以悅耳而順口。故與音樂同源。其分立之故。亦文化發展必然之勢。統觀我國歷代文學之觀念。不可謂於學識感化之界。無知之者。然而名不立者。

義不彰，雖心知其意，而語焉不詳，此所以終多淆混也。大抵六朝以前，言志之旨多唐宋而來，明道之誼切。老莊談玄，而文多韻語，春秋記事，而體用主觀，此學識之文，而以感化之體爲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忘比興之旨，失諷諭之意，則又以感化之文爲學識之文之用矣。一者皆非，而後世尤甚，此則今日所當明辨者也。

8 近世文學之定義

文學之義，隨世遷移，至難定也。上古之人，但知文字之用。文學之精神，則發泄爲謳歌。作者不知名氏，傳者但以口耳。吳越春秋，載古孝子斷竹之歌，及相傳堯時擊壤之歌，皆無作者之名氏。即毛詩三百，亦半出閭里人口，初不假文字。及文字之用，漸次擴充，人之感覺，漸次深密，人事漸次繁複，耳目所接，漸次紛雜，其間道理，情態，漸非一二言可盡，於是乃成專門之學。爲之者，遂非致力不成，讀之者，亦非深思不得。正如度量權衡，初祇平準物類，以利日用。今則以之測萬象，量精微，因之其器日精，而用器之法日妙。於是度量權衡之功用，竟超出尋常日用之上。能此極精之器，遂非會得專門之識者，不得其用，不明其理矣。

且凡一器之精一藝之妙，雖似不切日用而無關羣衆者，然以歷史之往事觀之，致力於精器妙藝者，雖爲少數之人，而精器妙藝之結果，則普及羣衆，故精理化者，雖可指訃，而享物質文明之福者，則爲羣衆。

又今日之供少數人用者，異日可漸及於多數之人，人類之教育日普及，文字之功用日廣大，羣衆之知識日發展，文學之功用亦將愈普遍，揆之進化之理，固應如是也。

故今日之文學，一方面必求其真義愈明，一方面又必求其真用愈廣。真義愈明，則表現之方法愈精妙，真用愈廣，則人類之幸福愈增進。然則文學之義，雖至難確定，要不出此二點之外，亦如科學之發達，雖不可限，要不外實驗之法，日精與物質文明之福日廣而已。

概括言之，則文學者，乃作者具先覺之才，慨然於人類之幸福有所供獻，而以精妙之法表現之，使人類自入於溫柔敦厚之域之事也。

第二章 文學之分類

1. 文學的體製因其原質而異。前章所論在認識文學之全體，乃辨明文學爲何之事也。此章所論在解剖文學之內部，乃分析文學，觀其如何組織之事也。欲知其組織之狀，必溯其源，故此章關於歷史之事獨多。

體製之分，卽由文學之內部組織完全發達而成。故體製之數，由簡而繁，由總而別，然其繁其別，有迹可循。欲持總而御繁，則芝加哥文學教授毛爾登 Moulton 之說爲精。毛爾登之言，雖爲西方文學說法，而此事自有公共之性，亦可以借他人爲鑑也。

文

毛爾登謂文學之初，祇有舞歌 Ballad dance。

按合樂曰歌，我國之古詞，既合樂又在之以舞，卽不知字之舞之足之踏之舞。

舞歌包

事

歌辭、音樂、舞蹈三事。歌辭主道其事，音樂主宣其情，舞蹈主象其形，三者實後世文學的原質所由成也。毛爾登又謂文學之原質，非卽體製也。此稱原質與化學家所謂原質 element 同意。宇宙間萬物皆由原質分合而成，物類之不齊，原質分合之

理

有異也。文學的原質與其體製之關係，亦正類是。

我國古歌合樂與舞之迹，觀尙書詩毛傳及正義可知。

尙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詩毛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馬融曰：毛說本蓋于舞詩三百言之。

孔穎達正義曰：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

他如爾雅所謂聲比於琴瑟曰歌，呂氏春秋所謂昔葛天氏之樂，二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闕。楚辭所謂展詩兮會舞，以及堯時擊壤之歌，亦必有舞蹈之象。凡此皆可見古時三者之必合矣。由合而分，亦進化必然之勢。故毛爾登據舞歌以推求文學的原質，而得六類焉。

2 文學的原質。毛爾登所謂文學的原質有三：一曰描寫，Description，二曰

表演，Presentation，三曰反射，Reflection。按毛爾登指原質言，故無描寫包敘述之事。若論描寫，則描寫與敘述不同，且描寫屬之空間，敘述屬之時間。又

因文學有兩大作用，此三原質遂各分為二，共得六類。六類之性質及其關係，分述之如下。

描寫者，旁述之事也。其與聽衆或閱者之關係，以圖表之如下。

聽衆或閱者

作者 → 作品 ←

作者爲事外人，但從旁述說人物境界及事實於聽衆或閱者。其所述之語言或文字，卽其作品。聽衆或閱者則由其作品以知其所述之人物境界及事實。

描寫分二類。

一、描寫實際之人物境界及事實者，其人物境界及事實爲先已存在者，而作者但重述之。如歷史傳記之屬，或以彰往，或以知新，皆學識之事也。

二、描寫之人物境界及事實非先已存在者，或雖已存在，而作者別有所感，特藉之以發，不必定與實際相符合。如記事詩歌及小說之屬，所以寓觀感，成勸化，而動蕩人之情思，皆感化之事也。

表演者直達之事也。作者直達其所欲言者於人，其與人之關係，以圖表之如下。

聽衆或閱者

作品

作者

作者直達其所欲言者，即作者與其作品不分。作品中之人物境界及事實，作者皆親演一遍於聽衆或閱者之前，故作品與作者必相合爲一。

表演亦分二類。

一、表演實際者，作者以語言或文字將此實際之情節直達於人，人得因之，以其是非善惡，原因結果，故爲學識之事。演說及信札屬此。

二、表演想像者，作者自身或他人將其想像中之情節扮演以直達於人，人觀其情節，即生感應而自覺其善惡，是非與因果關係，故爲感化之事。戲劇屬此。

反射二字，本含二義，即深受與反映也。此處用深受爲沈思於幽深之義，用反映爲將沈思所得者抒而出之之義。前者如鏡之受光，後者如光之反映。所受者不同，則所反映者亦異，其關係如下。

聽衆或閱者

作品
↑情或理

作者

作者深入于情理，而後反射成作品。

衆或閱者則必深入作品而後見作者

之情或理。

反射亦分二類。

一、所入爲實際之理，則以解釋爲主，所得爲理解，反射爲哲學等，故屬學識之事。

二、所入爲緣實際而生之情，則以感應爲主，所得爲情緒，反射爲抒情詩歌，故屬感化之事。

如是描寫、表演、反射，皆緣有學識與感化之作用不同，各分爲二。是爲六原質。原質之分合，成體製之差異。是故文學之內部，由體製而分，體製之根本，又緣原質而異。是故體製非原質，亦如物類非化學，所謂原質也。原質既有分合，則一體製之中，亦有含二以上之原質者。知物類與原質之關係，則此理易知矣。

毛爾登又謂原質之構成，固由歌辭、音樂、舞蹈，及原質分合而成體製，其歌辭音

樂舞蹈之初型，遂或存或亡。例如史傳則僅主於辭演說之手勢，則微存舞象。至於論哲理之文，雖同出反射之類，則已無樂之可言。然追溯原始，固三者之所出也。

今以描寫、表演、反射三事為經，以學識及感化兩作用為緯，分配成六類。再以其體製分注於各類之下。為體雖不備，而舉類可推知。此三經二緯所屬文學內部之廣，已可概見。而感化之文所屬三類，即狹義的文學之事。至於體製之殊變，待詳下節。今表不重在此點也。

文學的原質與其體製之關係表

射	反	演表	寫描	
研究	辨論	布告	地志	屬於學識之文
物事	玄理	羣衆	碑誌	
質	義	之	水經	
		文	製造	
		字	札	
箴銘	抒情寫志之詩歌辭賦樂府及哀祭頌贊	舞曲 戲劇 傳奇	紀游紀事之詩歌辭賦樂府詞曲及小說	屬於感化之文

3 文學的體製分類之歷史觀 我國文學體製分類之源有二。一為梁昭明

太子之文。選後世總集文章者宗之一。爲漢劉歆之七略。後世總集羣書者祖之。前者專主文章。其界狹。後者偏及羣籍。其界廣。至於劉勰。任昉。摯虞之徒。其所著作。或略或繁。或書已失傳。未可盡據矣。

文選不收經史子。惟取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沈思。義歸翰藻之文。故阮芸臺曰。昭明所選。必文而後選。是也。後世之唐文粹。宋文鑑。即踵之而作。至姚姬傳。選古文辭類纂。號爲最佳。然類分十三。尙多未當。梅伯言古文辭略。於姚之十三門外。增詩歌一門。曾文正公之經史百家雜抄。總分三門。各系子曰。皆佳於姚。而未能盡善。

文
藝
學
論

劉歆七略。三曰詩賦。班固藝文志。三曰詩賦。魏荀勗分羣書爲四部。丁部爲詩賦。圖贊。宋王儉撰七志。三曰文翰志。紀詩賦。梁阮孝緒撰七錄。四曰文集錄。紀詩賦。此數家皆以詩賦別立一門。至唐書經籍志。分甲乙丙丁四部。丁部爲集。集分三類。一楚詞。以紀騷人怨刺。二別集。以紀辭賦雜論。三總集。以紀文章事類。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分經。禮。史。諸子。藝術。醫方。類書。文。而文之類二十二。

一楚詞。二別集。三總集。四詩總集。五賦。六贊頌。七箴銘。八碑碣。九制誥。十表章。

十一啓事、十二四六十三軍書、十四案刊、十五刀筆、十六俳諧、十七奏議、十八論、十九策、二十書、二十一文史、二十二詩評。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分四部、集部七類。

一賦詩、二別集、三詩集、四歌曲、五章奏、六總集、七文史。

以上諸家、雖非專究文學、而文集一門、既有細目、亦可考見其時文學之內部也。

今取劉歆以來總集羣書所立之目錄、昭明以來總集文章所分之門類、詳加考察、得歷代文學內部廣狹與純雜之迹、分列如下。

由總集羣書之目錄、得下之結果。

一、隋唐以前、凡著作皆文事、而詩賦獨歸文學。

二、唐宋以來、始於詩賦之外、闖入他種著作。

由總集文章之門類、得下之結果。

一、梁以來經史子不屬文學、文選重在文采情思。

二、唐宋以來重在論道經邦、詩詞多別出選本。

大抵兩漢時文學，唯辭賦詩歌。六朝以來文學之內部，漸廣而漸雜。因之文學之觀念，亦漸傳而漸誤。故鍾嶸詩品，譏其時孫綽、許詢、桓庾諸人之詩，如道德論。而唐之昌黎，盛倡傳道之說。後世遂謂論道經邦者爲正宗，自陶情養性者爲餘事。且以儻稱文人爲可恥。宋陳澧曰：一爲文人，一爲無足觀。於是八股文亦蒙代聖人立言之假面，以自尊。故必先明文學之作用，而後由其作用以擇體製，則界限分明，而知識感化之事，兩無妨害矣。

4 我國文學體製構成之源 第三節特據已成之體製分類而言，其所以構

成之源，與其變遷之迹，未暇論及。今將進而述其構成之源，而於下節一論其變遷之迹。但其源據已成之體製，可以推知。而其迹則非僅從體製之所能明辨。且其變遷之消息，往往甚微，又多隨時代而異。昔人論及此點者不多見，故今亦不能甚詳。要之我國歷代文學體製雖多，不出孔門五經之外。此則歷代學者尊經所生之影響也。章實齋文史通義詩教上篇，謂後世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其體皆備於戰國。而戰國之文，又皆出於六藝，而源於詩教。所見甚是，摘錄於後。

其論戰國之文出於六藝曰。

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平氏謂易為懸象設教故主於取象。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

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正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

其論戰國之文源於詩教曰。

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

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

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

諷諭之義固行人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

也。

其論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曰。

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

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今即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京都

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修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以爲始於傳毅之徒。自注韓元之言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自注風原上稱帝舜中述湯武下漢齊桓亦是淮南賓客、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

總觀章氏所說、其窮源究委之功甚深。但謂諸子某家定出某經、則嫌武斷。時代久遠、不可詳知、章氏亦以其意指相同、遂稱爲源出某經。故又曰、

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賅、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

章氏乃史家，故以歷史家之眼光推論其源流如此，亦班固藝文志之類也。至於後世文體源本經文之迹甚明，其故則歷代尊經之影響也。在章氏之前者，有劉勰、顏之推，亦有文體出於五經之言。

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曰：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

顏之推家訓文章篇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近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叙目於每體之中，冠以經文，可知我國文學體製之源。歷代學者皆謂其出於孔門也。按二漢作者皆言多效諸子，文集之名與而于部變矣。故章氏溯體製之源，以後世之文出於戰國也。

5 我國文學體製變遷之迹。以上所舉諸家之說，多詳本源而略變遷。蓋本源易溯而知，變遷難探而見。常人見駢體至唐變成散體，古詩至唐變成今體，至宋變成詞，詞至元變成曲，遂以爲此卽文學之變遷，不知特外形之異也。文學之變遷

不可據外形爲準的。若據外形爲準的，則見外形有異於古，遂輕詆之，或見古人之文，外形不同於今，而妄疑之，皆過也。觀下舉數家之言，則知據外形之異，不足以論文學之變矣。

後山詩話曰：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遊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捫蝨新語曰：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詩體爲四六，自歐陽公始。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體，二十四名。賦、頌、銘、讚、文、誄、箴、詩、行、詠、題、怨、歎、篇章、操、引、謠、謳、歌、曲、辭、調，皆詩人六義之餘。

項氏家說曰：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賦體作詩。此亦漢人所未有也。予謂賈誼之過秦，陸機辨亡，皆賦體也。屈宋以上，以賦爲文。莊周荀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爲賦，而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於宋，則復變爲詩，皆賦之變體也。黃山谷曰：章子厚嘗謂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詩。

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考之信然。

吳訥文章辨體曰：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

由此觀之，後世文體變遷亦出於詩經。因五經之中，惟詩經最合於文學之真義。章實齋亦謂詩賦乃詩經之支系。又謂六義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而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章氏所謂賦比興，風雅頌，乃詩經之六義也。六義之中，賦比興屬於用，風雅頌屬於體。其說詳見詩大序。今但錄孔穎達正義數語於此，以明體用之義。

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雅有大小而並爲六義者，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是成此三事。故同稱爲義，非別有篇卷也。

孔氏之意，乃言詩體則有風雅頌之分，而每體之中，或用比，或用興，或用賦，以爲之，皆可也。是比興賦者，古人作詩之法也。古來論此者，莫一其說。惟困學紀聞載李

仲蒙之語最明。

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索物以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比興賦爲古人作詩三法，具如上說，則亦我國文學之原質也。其體製之變遷，則亦由三者分合所致也。今試本毛爾登之說以分配之，當無齟齬之處。雖嫌附會，亦未嘗不可以備一說也。

比爲索物以託情，描寫之事也。以比明實際之事理，則屬於學識類。以比抒心中之情緒，則屬於感化類。

興爲觸物以起情，反射之事也。因所觸起實際之理，則屬於學識類。因所觸動心中之情，則屬於感化類。

賦爲叙物以言情，表演之事也。所叙爲實際之事，則屬於學識類。所敘爲想像之事，則屬於感化類。

至於雅言政教之得失，貴能詳盡，則似描寫之事。風者諷刺，主文而譎諫，則似表

演之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似反射之事。其大略蓋如此。

西人謂文學之爲物，不但生 *alive*，且常長 *growing*。已上所論，乃生之源與長之狀而已。但長速者其變速，屢變之後，往往難得其狀。且必與其初祖之狀小同而大異。故文學乃隨時進化之物，不以與初祖有異爲嫌也。據此以驗我國文學，則其進化之遲速判然矣。

6 文學體製變遷與其外形之關係。文學之變遷，雖不可據外形爲準的，然體製一變，外形必受其影響，故亦不可置外形於不論。但外形之變，亦有因文學的工具之性質而成者。第四章於此點言之特詳。今惟畧述其受體製變遷之影響於此。

我國古代文學，本無駢散之分。但用字造句之間，自有奇偶之迹。奇偶乃生於自然。由於聲氣之諧和調適。後人喜偶，則成詩賦一流。喜奇，則爲散文一派。又或合樂則以韻語，記事則以散行。而純主偶者爲駢體，純主奇者稱散文。散文後又稱曰古文。實則六朝以前，祇以文筆對舉，或以詩筆並稱，尙無古文之目也。

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余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

老學庵筆記曰：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

至于古文之名，初指籀史奇字而言。故梁章鉅退庵論文曰：今人於散體文輒曰古文，衆口一同，其實未考也。芸臺先生嘗辨之曰：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梁氏又曰：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究之古文之名，雖成於唐之昌黎，而其端已見於北周文帝。文帝患士習浮靡，命其臣蘇綽改文體。此實文體，乃指字句構造之外形言。其時朝廷所用文字，一做尙書。又隋末王通講學河汾，亦喜摹經典。其著中說，則做論語。唐初則有陳子昂喜爲古文。其後則有蕭穎士

李華之徒，漸能倡導。昌黎學文於獨孤，及及即陳華之徒也。宋之歐歐陽蘇蘇轍明之李歸光耀清之姚姚鼐紹承其緒，而古文大尊。

然自屈原作離騷，其體合詩文爲一，而用比興，寓諷諫。漢人宗之，遂爲賦家之祖。此體以大。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也。且由第三節觀之，兩漢至唐，賦與詩歌同爲文學正宗。自唐迄清，代有作者，不少佳製。此體遂與古文遞爲升降。雖品格或有高下，而源流固自深遠也。

大抵外形之變，卽字句駢散之不同。而駢散之不同，則詩文體製之各異也。重駢之代，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賦之形式，旣合詩文而成，是以重駢之代，賦中詩體多於文體。重散之世，賦中文體多於詩體。試觀徐庾諸賦，多類詩句，而王勃春思賦，則直七字之長歌耳。此重駢之代，詩體多於文體也。若歐陽之秋聲賦，東坡之前後赤壁賦，字句之構造，則又同於散文。蓋宋返五代之習，而歸於質，重散之世也。後世之變，亦不能外此。

故吳訥文章辨體，及徐師曾文體明辨，有古賦律賦，俳賦，文賦之別。類騷者爲古

整齊排比者爲律，而俳賦卽詩體多於文體者也。文賦卽文體多於詩體者也。今錄兩家論賦之語於後，以資攷證。

文章辨體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素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落陳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

吳氏之論當矣。其曰情深妙而辭奇焉而已者，古賦也。辭罄妍而情外焉而已者，律賦也。又論唐賦曰：

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或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

給
其論宋賦曰：

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個韻爾。

文體明辨文賦條曰。按楚辭卜居漁父二篇。已肇文體。而子虛上林兩都等作。則首尾是文。後人倣之。純用此體。蓋議論有韻之文也。

總兩家之言觀之。由兩漢至三國。賦中詩文兩體停勻。由兩晉至唐初。賦中多用詩體。甚者直五七言詩矣。而盛唐之文。上者如古。下者爲律。宋代之賦。則以文體爲之。但有韻耳。故吳曰文體。徐稱文賦。要言之。則不過詩文兩體參合之分量有多寡而已。文字詞句之事也。文學之事。不止於文字詞句。故外形不可以定內容也。

至於語體行文。雖盛於元世。實無代無之。宋人填詞者。如柳耆卿。黃山谷。程正伯等。皆好以俚語入詞。遂開元曲之端。白話小說。則起於宋代之平話。

郎瑛七修類稿曰。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即云話說趙宋某年。

其後有韻者則爲傳奇，無韻者則爲章回小說。此二類初祇一時文人遊戲之作。然敍人間悲歡離合之情，詼詭譎怪之事，頗能動人。其佳者且有合於感化文學之義。但其體初起，不爲時人所重。又佳者甚少，而淫穢粗鄙之作甚多，故古人不列於文學之內。卽石頭記一書，大體甚佳，而書中亦有描寫幽歡太露之處。以此西方名家，終嫌瑜不掩瑕。故在今日認明文學之真義者，欲納說部入文學，以高其位置，自當望之後起之秀，不必強加尊號於陳死人也。至於傳奇，則位置又高於章回小說。本接武宋詞而起。且作品作家，皆多於章回小說。向來爲文學界重視矣。他若彈詞，則與西皮二簧不相上下。今人妄稱爲平民文學，亦未有當也。

至於舊籍之中，往往有曰某某體者，皆時人稱一時風氣相類各家之名。其立名或以年號，如建安體、太康體等是也。或以時代，如齊梁體、初唐體等是也。或以官秩，如陳拾遺體、王右丞體等是也。或以姓名，如蘇李體、曹劉體等是也。或以地名，如昌黎體、江西體等是也。或以所官之地，如韋蘇州體、岑嘉州體等是也。或以作詩之處，如栢梁體、西崑體。西崑者，西方崑崙也。相傳爲重玉之府。古學士藏書之處。宋初僅有兩家，作詩甚學李商隱，故取玉山卽成之義。以其集後人遂稱崑山及梅溪一派爲西崑體。等是也。又有

宮體香奩體則因其喜用香艷之字句而名也。其詳見嚴羽滄浪詩話論詩體一條。雖可見一代之派別與習尚，究之其論破碎，無關宏旨，故今不具論，而附見於此。

第三章 文學的工具

1. 表現自然之工具不一。自然之界限廣大無邊，故東西南北之人皆可接近。自然之世紀悠久無窮，故上下古今之人皆可享用。自然之性質平等無私，故草昧文明之人皆可領取。雖接近之有親疏，享用之有厚薄，領取之有多寡，一視其人之程度高下而表現。即謂野蠻民族之文身、雕額，上古時代之土鼓、蕢桴、兒童之嬉戲、扑躍，以及勞民之呼籲、嘆息，爲表現其自然，亦無不可。因其皆係外覺於物，內感其情，莫之所使，自然流露者。雖其程度未高深，表現者不免粗淺，究不能不謂爲表現之一法。

文
表現自然方法完備，必在外之所覺日繁，內之所感日精之後。所覺者繁，則情不深，不可得而接近；所感者精，則法不工，不可得而表現。此文化進步之事也。故善覺善感者，欲表現自然，莫不心營意造，以求至善之方法。或以繪畫，或以音樂，或以文學，務求能通其情，能達其意，能傳其神。然繪畫不能離采色，音樂不能離聲律，文學不能離文字。故求至善之方法，不可不求諸采色、聲律、文字。亦猶工欲善其事者，必

先利其器。采色者，繪畫之工具也。聲律者，音樂之工具也。文字者，文學之工具也。三者之性質雖有不同，其爲表現自然之具，則無絲毫之異。

如桃花源本晉陶淵明意造之境，以託其避世之情也。淵明既自作文以記之，唐之王維復爲桃源行詩以詠其事，宋趙伯駒復畫爲桃源圖。又如歸去來辭，乃淵明自敘其思歸之情，想其歸去之樂也。東坡既譜爲樂歌，傳其歸情於音樂，宋李公麟復畫臨清流賦詩之狀，爲歸去來圖。又如蘭亭脩禊，乃王羲之觴詠之事也。羲之既自作序，宋李公麟爲之作圖，而明宋濂復爲圖作記，皆能將天時景物人情與會，一一傳出。宋代畫院以詩句命題，東坡稱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亦即此意。又昔時伯牙善彈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方志在太山，子期聽之，曰：美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伯牙志在流水，子期曰：美哉鼓琴，洋洋乎如流水。蓋山水之精神，詩畫琴皆可傳出，故知藝之工者，無不可以感人。感人之深者，無不皆自然之美。表現之法，豈必拘拘於一格。

但方法既不同，工具之性質又各異，表現之能力亦各有其長，能利用其長，任擇

一方法，^然可供表現之用。繪畫之藝，長處在利用空間，能將千萬分剎那間之一動，作一境界，留一實在之形迹，能將千山萬水，羅列尺幅之內，使人目覩其形迹，即可想像其神味。音樂之藝，長處在利用時間，能將動作之繼續，情節之委曲，次第奏出，使人耳聽其音調，即可體會其情思。文學之藝，長處亦在利用時間，亦能將動作之繼續，情節之委曲，歷歷寫出，使人口誦詩文而心了情通。故赫古爾 Hegel 謂繪畫爲目藝，音樂爲耳藝，文學爲心藝。柏拉圖 Plato 謂雕刻、繪畫、藝之靜也，詩歌、音樂、藝之動也。彼所謂靜者，屬於空間，故又可謂爲空間的藝術 the space art。彼所謂動者，屬於時間，故又可謂爲時間的藝術 The Time art。究之時間、空間云者，就其大體而言，易於分別耳。實則眞作品，必靜中有動，動中含靜，象二者未可離也。

2 文學的工具之起源 文字一名，在今爲通稱，在古亦有異。

許叔重說文序曰：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蓋文之本意爲錯畫，篆作，相交錯也。字之本意爲乳育，篆作，子在乳下也。古

一方法雖可供表現之用繪畫之藝長處在利用空間能將千萬分刹那間之一動作一境界留一實在之形迹能將千山萬水羅列尺幅之內使人目覩其形迹即可想像其神味音樂之藝長處在利用時間能將動作之繼續情節之委曲次第奏出使人耳聽其音調即可體會其情思文學之藝長處亦在利用時間亦能將動作之繼續情節之委曲歷歷寫出使人口誦詩文而心了情通故赫吉爾 Hegel 謂繪畫爲目藝音樂爲耳藝文學爲心藝柏拉圖 Plato 謂雕刻繪畫藝之靜也詩歌音樂藝之動也彼所謂靜者屬於空間故又可謂爲空間的藝術 *The Space art* 彼所謂動者屬於時間故又可謂爲時間的藝術 *The Time art* 究之時間空間云者就其大體而言易於分別耳實則眞作品必靜中有動意動中含靜象二者未可離也。

2 文學的工具之起源 文字一名在今爲通稱在古亦有異

許叔重說文序曰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蓋文之本意爲錯畫篆作宀相交錯也字之本意爲乳育篆作子在下也古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又陳澧《東塾讀書記·論小學一節於文字起源之理及字又謂之名之故言之甚明，可參證也。

東塾讀書記曰：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原注：中論。其驗篇引。此聲音之理最微妙者也。程子云：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語。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原注：二種。讀書卷一。此說亦微妙。孔冲遠云：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原注：俞。書序疏。此二語尤能達其妙旨。蓋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聲不能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於是乎書之爲文字者，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未有文字，以聲爲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爲

事物之名。故文字、事物之名也。

2 文學的、工具之種類。文字既爲語言之符號，則語言不同之國，所用之符號亦必不同。故欲知文學的工具之種類，當知語言之種類。

近代語言學者，分世界之語言三大類。見羅谷漢支那文學概論諸語

一 曲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印度歐美之語是也。其語尾可變化。由其

變化以定其詞性。如 to write 無定動詞也，wrote 則變爲過去動詞，writing 爲現在事象詞，而過去事象詞又變爲 written。寫字之人復變爲 writer。種種詞性，皆由語尾變化以定。其音曲折，故曰曲折語。

二 粘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又曰添加語。日本之語是也。其語於主要語之前後，加以附屬語。由此附屬語以定其詞性。如私方本子三△私者，我也。方其附屬語，以定我爲主格詞也。本者，書也。子其附屬語，以定本爲賓格詞也。子△者，讀也。方與子，皆粘著於私本二主要詞後，故曰粘著語。

三 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即我國之語。其詞性雖變，字形不遷，又無附

屬語以表示其變化如我毋爾許我主格也吾喪我我賓格也此二我字詞性不同而字形不變又不須他語附屬於後以表示其不同特然孤立故曰孤立語。

3 我國文字重形

據近世醫學家言物質進化之後人類之目根反不如前則草昧之時人類之目根必較利於後世昔嘗見某書載一西人言我國古代稱海上有三神山及古書日出扶桑等語必其時海濱漁人目力甚強或已望見日本故其言彷彿迷離但其時海行不易未得窮究耳此言雖未可據而巢居穴處之民飲食之尋求危險之趨避皆賴目根之利鈍亦當然之事實且初民文字多是象形其用目之時多於用耳又已然之事雖伶倫制律與倉頡造字同時而樂書失傳音理無考音聲之美不稱於世後之學者間亦著書論樂皆異說分歧莫衷一是耳根之鈍尤甚他國益可想見。

我國文字非絕不重聲音且人類口耳之用與手眼同功而文字原以輔言語則人聲爲字音之源但造字之初根本形象音聲之跡非可於字面求之周秦兩漢之

時用字至爲紛亂。直至梵學東來。然後有起而研求華字字母者。於是七音四聲之說乃興。然而人各異說。至今紛歧。靡有定論。亦同論樂之家。各是其說。故我國文字。雖其音形迭有消長。而後世偏重字形。灼然可見。蓋制字之始。原未注重音聲。此又耳根不利之證也。

世間文字。象形者不及拼音者之多美。蓋聲音之道。微妙過於形象。形象有跡有體。可以撫循。而聲音之跡。則非音學發明以後。無由實驗。故注重聲音之文字。其國之人耳根必利。佛書稱釋迦說法曰頻伽鳥好音音。曰海潮音。皆形容其微妙感人。也。又稱聞聲悟道之徒曰聲聞。而以從耳入道者優於從目入道者。亦以形跡易於拘泥。聲音可以玄通。故聞微妙之音者。其感通自較。徒由文字之跡象求之者爲迅速也。

鄭樵通志論華梵曰。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鏘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

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我國文字爲單音 Monosyllabic Language。據英人湯姆司偉得 Thomas Wade 考察現代北京之字，約有四百不同之音，而通用之字則有一萬以外。以四百音，統一萬餘字，其同音字之多，自不可免。音同者多，則耳聽不明，必藉目辨字形。然後心知字義，亦必然之勢也。王篆友說文釋例序論此極明，今錄於下。

說文釋例序曰：古人之造字也，主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

文
4 重形文字之缺點 重形文字，非絕對不重音也。且文字之用，原以代言，則音聲之於文字，尤爲密切。但我國制字，既根本於象形，後世爲文者，欲摹寫人聲，必至棄字形於不顧。棄字形於不顧，則用字無准的。用字無准的，則字義皆混淆。此在
古代已極感困難，而今世之人，欲讀古書，若不知古音通假之誼，亦多誤會疑惑之處。即如透迤二字，異形同音，見諸古書者，略數之有三十二種。此三十二種中，有因形變而有因音變者。

透池	委蛇	倭蛇	透蛇	委佗	遺蛇	委它	倭遲	倭夷	威夷
威遲	郁夷	禕隋	透迤	禕隋	禕它	倭他	委移	歸邪	隕隋
委陀	透俠	委維	委墜	摩匪	透迤	委〇	蟻迤	蟻迤	踈迤
透池	透迤	澁灑							

他如石鼓文其魚維何作其魚佳可。蓋維從佳得聲何從可得聲。古人只求聲存，遂不顧形異矣。此可見古人聞聲可以思義。若後人重形既久，則目視佳可之形，不知即維何之義矣。

又有急聲慢聲長言短言之別，亦可變異字形，惟求聲似。如長言則為羨，短言則為羨長，言則為窟，短言則為孔。急聲則者焉為旃，慢聲則諸為者歟。此類之多，殆不可數。

又有同音之字，即隨意通用者。如家姑古為同音，則曹大姑可作曹大家，宓伏古為同音，則宓子賤可作伏子賤。又明諸孟諸實是一地，陳氏田氏本為一姓。如此之類，觸目皆是。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言之甚詳，今錄於後。

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

重形文字不能摹寫人聲因摹寫人聲必不顧字形不顧字形則異時異地之人望文生義容易誤會而單音單體之字點畫稍異即不可識亦我國文字之缺點也。此事自秦至兩漢卽感困難李斯之奏同天下文字西漢之劾正史書是也孝平時徵爰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東漢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凡此皆於文字有所修正然尤未有著專書以統論之者至和帝時許慎作說文解字始有論定字形專書故江式論書表曰

慎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譽痛字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

徐鉉上校定說文解字奏曰及暴秦苛政散隸肆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謬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

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達，作說文解字。至安帝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

蓋漢用隸書，點畫尤易相混。初，或偶誤，後人觀之，見其奇異，遂隨意增減，任情移易，字形破裂，至不可辨。說文解字一書，力救此弊。而一時之人，未能遵之。其後楷體復出於隸書，故六朝碑刻，字爲楷體，而形尤紛亂。近人凌霞序趙搨叔六朝別字記，舉一軀字而詭形甚多，可證。

六朝別字記敘曰：六朝碑版，點畫偏旁，隨意增損，怪誕紕繆，觸目皆然。即如造象之中，區、軀二字，厥狀甚夥。王妙暉造象作區，僧資造象作區，趙阿歡造象作區。天和四年造象作區。紀僧諮造象作軀。清信女楊造象作軀。元寧造象作區。路文助造象作軀。曹續生造象作區。郭于猛造象作區。聊舉其一，以例其餘。則其變態不窮可知矣。至唐崔懷儉造象，則又作區。是乃沿波逐流，變之又變。

者也。

文字之內容不外音形義三事，而文字未制之先，必先心起意，意即字義口先有音，然後隨事隨物手畫其形。後世辨字，則目覩其形，耳聽其音，而後心知其義。今音既多同，形又混寫，人之辨字者，必惑於字義。而音多同形混寫之原因，在單音單體，此我國文字之大缺點也。

5 言語變遷之影響 文字本以代言語，而異時異地之言語，不能一致。言語有變遷，勢必影響於文字。在拼音文字之國，則隨時隨地可以拚成其音，爲事甚易。在象形文字之國，則字形一定不可更改，即無以適應其變。論者謂拼音文字隨時隨地，可變字形，故數百年以前之英文，便不易識，未始非其短處。我國古今方土之音，極不相同，而見字即可知義，未始非我之長。此亦就大概言之耳。若細加考察，我國文字受言語變遷之影響而困難之處甚多。蓋文字之音，原係人口之音，人口之音既變，當然不能禁文字之音不變。

言語變遷，影響文字，其影響之最顯著者，爲讀破字音。讀破字音之例最古者，爲

何休之注公羊傳。

公羊傳莊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注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

按四聲之說，起於齊梁。此云長言短言，卽與後世之分四聲相同。如夏雨，兩人春風，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皆讀破下一字爲去聲以別之也。此云長言，則是讀伐爲平聲，云短言，則是讀伐爲入聲。其時齊國之人，有此口音，故公羊壽載之如此也。

顧炎武音論曰：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約而言之，其重其疾，則爲入，爲去，爲上。其輕其遲，則爲平。遲之又遲，則一字而爲二字。茨爲蒺藜，椎爲終葵是也。文者一定而難移，音者無方而易轉。不過喉舌之間，疾徐之頃而已。故或平或仄，時措之宜，而無所窒礙。

錢大昕潛研堂集曰：漢魏以降，方俗遞變，而聲音與文字漸不相應。

由顧錢二君之說觀之，文字有隨言語而變之勢，顯然無疑。但限於一定之形，不能如拼音文字之便利，故不免發生困難。此種困難，較之英人之識古文爲尤甚。其

最大之困難有二。

一、讀古書多誤解字義。因一字之音有古今之別。古書用古音。後人不知。則拘於今音而誤解古義。或有義不可通。則妄解古書。下舉之例。可以證明。

俞曲園古書疑義舉例曰。夏小正。黑鳥浴。傳曰。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按飛乍高乍下。何以謂之浴。義不可通。浴者。俗之誤字。說文。俗。習也。即黑鳥習也。習俗雙聲。故即以俗字代習字也。雙聲之說詳見後。

二、時代變易。人聲遂與字音各異。各異之顯見者。其證有五。

證 a、人聲已變而字音未變。於是別寫一字當人口之聲。俗字之源即在此。如作字。今日白話用做字。康熙字典注曰。做俗作字。其實韓昌黎方橋詩已讀成佐音而未別寫做字。方橋詩曰。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佐音

又我輩。元代人稱我。每人稱我們。亦一聲之變也。

證 b、人音未變而字音因偏旁誤讀者。如缺。口語呼爲秋蕭切。今人見缺字偏

旁有秋字，遂讀成秋音。反以口語爲俗。又如鎌口語如廉。今人見鎌字偏旁有兼字，遂讀如兼，亦以口語爲俗矣。見方以類

證。字形誤爲他字，而人聲亦隨之而誤者。如洩字之偏旁三點水，隸書寫

成，遂與彳相混。因彳隸書作彳也。而隸書彳又往往作彳。知彼又作彳，彳復又作彳，彳於是二

點水旁變成單人旁。叟字隸書往往與更字相混。故隸書或作叟，或作更。於是洩字變成便字。大

小洩遂變大小便矣。今人或有仍呼大小洩者，又讀成上聲，遂寫作大小手，輾

轉訛誤，遂難究詰矣。

證。古有此音此字，而今人不知遂以爲俗者。如唱啫。或從音作啫。見司馬溫公書儀。

今人不知又讀啫如落，遂不知今日唱啫。音如之作何解，而謂之爲俗。又如温

水本曰轟，出說文解字。漢時人語也。今尙有此音。音如而不知有此字。

證。今有此音古無此字者。如蘇人急呼勿要成勳。旣以二字拚成一字，又以

二音拚成一音。北人急呼不要成別字，以二音拚成一音，而取與此音相似之

字代之者，歟爲諸，羨藜爲茨，即不要爲別之類。

由上五條觀之，言語與文字分途之迹，已顯然矣。大都人音有古今方土之變，字形不能隨之而變。字形則古今方土多遵用，而人音不能齊一。行文則下筆皆同，而口語則對面難曉。故閩廣之人，詩文可誦而知意，對語則無殊異國。然究其不同之理，多可以雙聲疊韻通之。蓋古今音異，與方土音殊同理。雙聲疊韻可以通古音，即可以通方言。此說龍翰臣之古韻通說，與張行孚之說文審音言之甚詳。茲錄其語如下。

龍翰臣古韻通說曰：凡古今音韻之流變，皆由雙聲遞轉。無論假借通用，與夫習譌傳訛，及五方言語不齊，皆可於雙聲求之。昔者由本音而變為轉韻，今也即可由轉韻而知其本音。且閩人讀舉如鬼，讀人如靈，舉鬼人靈，雙聲也。秦人讀風如分，讀宗如租，風分宗租亦雙聲也。

張行孚說文審音曰：方音無論今古，皆由雙聲轉變。自注：按方音亦有由雙聲轉變者，以無關部分異同故不論。若

不知古人方音皆由雙聲轉變，則不能定字之方音為何音。且方音無一定之例，則天字可以讀地，地字可以讀天，無是理也。蓋造字之初，一字雖止一音，而

字之疊韻雙聲一轉即變。此處讀平，彼處必有讀便者。自注：音書平聲百餘，史記引作便聲，此古人平聲便之證。此

處讀陰，彼處必有讀雍者。自注：詩經七月，陰與神韻，因陰與雍爲雙聲，故方音讀陰爲韻，即可與神韻也。此處讀終，彼處必有讀對

者。自注：今蘇州人亦有讀陰加聲，蓋註如聲。逮其後，彼處所讀之音，流傳於此處，則雖此一處而一字亦

有兩音矣。

龍張兩氏亦見人音有變遷之迹，而思所以通之。於是會萃衆說，參稽同異，而以

雙聲疊韻可以通一切古今方土之音。兩君生於近世，承歷代音韻學者之後，故能

以少御繁，不約而同，發爲此論。

自沈學東來，我國始有字母之學。今之見溪郡疑等二十六母是也。自沈約以來，

始有四聲分韻之說。後之東冬江陽等百零六韻是也。字母以辨喉舌牙齒唇等九

音韻，以定平上去入四聲。雙聲者，發音同而收音異者也。疊韻者，發音異而收音同

者也。發音爲母，收音爲韻。李松石音鑑謂兩字同歸一母者爲雙聲，兩字同歸一韻

爲疊韻是也。

但我國文字非拼音字母之說，起於造字之後。人之視字者，不易知其母之同異。

故自來於此，異說紛岐。字母之數，亦多少不同。欲明同母同韻之說，莫如明發音收音之說。而發音收音之說，以羅馬字母表之，則極易明了。

例如芬芳爲雙聲，故芬芳之發音同爲 *f*，以羅馬字母拚之爲 *fon, fon*。

芬芳爲疊韻，故芬芳之收音同爲 *u*，以羅馬字母拚之爲 *fen, yen*。

再以證古今音亦然。

例如古靡如摩，則 *mi, mo* 之發音同爲 *m*，雙聲之變也。

古音陰如雍，則 *yi, yin* 之發音同爲 *y*，雙聲之變也。

再以證方言亦然。

例如沒有，湖南人曰毛有，則 *mo, mau* 之發音同爲 *m*，雙聲之變也。

狗尾江蘇人呼音如狗米，則 *ve, mo* 之收音同爲 *o*，疊韻之變也。

6 歷代修正文字之概觀。文字之內容，不出音聲形體，意義三者，意義由音

聲形體而見。音聲形體一案亂，則意義因而混淆。前節已述其大略。歷代於此，亦感困難，故每有修正文字之事。細加討尋，界限易見。但今非專究文字學之事，不暇繁

徵博引，特將其影響較大，功較著者表出之，約可分八期。每期之中，間有較小較微之事，附見表內，再略加說明，以便考其影響於文學之故。後表見

據此表觀察，第四期爲我國文字發生變化極大之時。其影響於文學者亦極巨。因許慎著說文解字，已將形體及意義確定。所缺者，惟音聲一項。第四期適當梵文字母流行中土之際，故其時學者有反而求我國字母者。及字母既定，切韻之事乃興。於是有七音、九音、四聲、五聲之說，既可補古代造字之缺，又足開後世音韻之端。實爲文字上一大樞紐。但字母傳自梵僧，後之儒者多拘泥褊隘，不屑習之。間有知其重要者，又必謂不出自梵僧，或以樂律七音爲根據，求避其出於梵僧之名。因而字母之學不能發展。加以國人耳根素鈍，故異說紛歧。或定爲三十二母，或定爲三十母，或定爲二十母，莫衷一是。降至清代，漢學大興，而學者用功多在求明古人用韻之迹，以爲音聲分部之本。故或由說文諧聲討尋，或從毛詩楚辭用韻之迹分部。其分部又各有多少之不同，亦難遵守。加以科學未明，音理未曉，各憑口舌爲定，倉侈之間，易生歧異。今幸世界交通，科學易求，或可據發音學理定其標準，爲我國文

歷代修正文字表

按修正形體分考古正俗二者修正音聲分切韻古韻今韻三者表中未注明附記於此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自古至周官保氏	自戰國至秦始皇時	自秦至漢和帝時	自漢末至唐學東來	自切韻之學興至宋	自宋至明末陳第	自顧氏至清代戴震	自歐洲文字傳入我國及今後
周以前五帝三王代有殊體故封禪者七十二代廢有同文周興設官分職下及一技一藝皆無餘廢其時文字設有專官是為修正文字之最古者其後宜王太史籀作大篆稍更古文孔子定六經以古文寫之影響不故春秋戰國之世各國文字多歧異之處	天下文字戰國之時各用其方士之音寫異國之文音形詭異字義多歧秦併六國李斯作小篆廢各國文字之與秦不同者統一之功甚大惜其立國不久漢與不暇及此仍襲戰國餘風文字濫通字無定形形無定音雖間有修正之事而功效不如秦時	文解字西漢之初有八體試士之律及舉劾文字不正之官宣平兩朝有召諸儒講文字之事司馬相如揚雄復各有字書之作然皆隨時修正未有包舉全體會萃衆說如許慎者東漢熹平時蔡邕奏定六經文字功効較天然祇正經文許書一出形定義明為後世論形義者所本梁有顧野王復踵而廣之為玉篇至南齊徐鉉兄弟而說文之學復興追清代而大盛皆許君之功也	定中音二十六字母後漢梵學東來字母流傳中士魏曹植號通梵喙製四十二契而梵書所謂十四音貫一切字之法不傳孫炎作反切出於梵書亦不傳唐僧守溫始定中音三十六字母為後世祖自字母定而切韻之學乃與其影響文學者至大是為我國文字音聲修正之始可以補造字時之缺功効甚大也惜後儒以其法出佛家不知重視故著述之家不述之獨司馬光以三十	廣韻古言音不言韻故魏李登作聲類尚無韻書之名音呂靜本之作韻集至齊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類譜於是聲律之學大盛至唐孫愐集諸家韻宋景奭之長為唐韻宋景奭祥符間重修為廣韻今唐韻不傳而言韻者皆本廣韻韻學至明代陰時夫而大亂於是陳第顧炎武等乃倡古音之學	古音韻書既行代有作家或以合當時試士之用或以記錄故事等於韻書其分部各不同廣韻分二百六部宋平水韻併為一百七部至明陰時夫妄為省併故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由毛詩楚辭以求古人用韻之迹至顧炎武以古音正唐韻著音學五書是為清代言古音者所本然顧氏專求陳述不據音理亦未為得也	諸儒小學大興歷來言音聲者不及形體言形體者不及音聲段注說文兼及錢三氏於古音分合之處考核甚精多所發明古音昭然若揭但仍不免有不屑習梵僧字母之心故其分部或據古書之陳迹或取說文之諧聲部分多少不能一致至其用功考古為多通今猶有不足及龍張後出始思以雙聲疊韻通古今方士不問之音而皆只發其端又非據科學立論尙未盡美	清儒之用功在考古者多通今之作尙不多見龍張二氏欲以通古者通今倡為雙聲疊韻之說惜其未明科學之法於人類言語音聲之理尙有未知故其言難明而不盡今後儒以科學之法研究音之理必能較專憑口舌求音理者為正確故自歐學東漸之後影響於我國文字之處必不可少此其重要之點惜今尙無其人

字再開一光明之途也。故第八期亦文字變化之大樞紐。因一國之文化得與他國之文化相接觸，必生變化。而每一度變化，又必爲一度之進步。有史以來，皆如是也。論文字之意義者，古人謂之訓詁學。最古之書爲爾雅，或云周公所作，或云孔子所增，或云子夏所補，或云叔孫通所益。然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其書之成已久。大抵後世儒者，隨時有所補訂。書中以義爲主，音形不同而義同者，類聚一條，而不暇辨其不同之故。大抵其時之人，感於文字音形多通，意義難明之困難，而作此書，以記其同異也。後世繼作者，頗不乏人。

(漢)揚雄作方言三卷

劉熙作釋名八卷

(魏)張揖作廣雅十卷

(宋)陸佃作埤雅二十卷

羅願作爾雅翼三十二卷

(明)朱謀埠作駢雅七卷

方以智作通雅五十二卷

(清)杭世駿作續方言一卷

(近代)章太炎作新方言

凡此諸作皆以明訓詁通同異，其有功於文字亦不爲少。但字義之混淆，實原於音形之紛亂。修正文字，重在音形。音正形定，義自明確。故訓詁之學，不列表，中而附其說於此。

7 文字修正後，影響於文學者何在。文學以文字爲工具，故工具之良楛，係文學之優劣。世界各國能供獻文學於人類者，必其工具甚良。亞洲一隅，除我國文字卓然自立外，餘如安南朝鮮，久已寂然。日本乃傍人門戶之文字，亦不足論。惟印度挺立西南，其文學能傳深遠之佛理，工具必精。故國雖不存，而文猶在世。於此可見工具之重要矣。

上古之文，簡略樸質，雖由人事不繁，風氣淳厚，而文字煩重，鏤刻不易，亦其大因。故史籀大篆，孔子不取。邱明作春秋傳，亦以古文。至李斯改古文爲小篆，程邈破篆

體爲隸書，兩漢遂通用隸書，隸便於篆也。因之兩朝文章著述，繁富過於周秦。

但隸散篆體，點畫之增減，往往隨意。於是繆誤百出。

宋洪适隸釋，劉宗漢隸韻，其體漢隸字原，及後人顧藹吉隸辨，顧云升隸篇，皆考隸書間。

後人苦之。故許慎作說文，一依小篆。每說一文，必明其點畫之理。用功甚勤，而形義大定。其時便於散隸，未能遵用。六朝文人，習兼行草。行書後漢劉德昇作，草書後漢張伯英作。加以紙筆精良，書寫甚便，故文事益繁。而能書之人，出於三國兩晉，亦文字修正後之影響也。

及字母東流，韻學既啓。文人執筆，必協聲律。周秦兩漢詩文用韻，純屬一時一方之音，故多通而易變。迨韻書一出，乃將自然之音，立以法度。於是有四聲八病之說，宮商平仄之論。河北江南，不容歧異。隻言片句，亦必調和。沈約自言，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者，彼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觀其所爲，謝靈運傳論，可知其說矣。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約說初出，一時文人，頗相非難。鍾嶸詩品云，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是也。南齊書

陸厥傳載厥與約一書，即論此事。約有復書與之辨論，節錄如下。

沈約復陸厥書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諸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殊也。蓋自形義既定之後，文字之音聲，得周彥倫而歸於法度，於是駢詞偶句之工愈密，而過密之弊，令作者惟求外觀，務講色澤，雕文傷質，徇外忘內。故其末流趨於浮靡，神氣索然矣。然要不可謂音韻之學，非文字之進步。世人好古情切，則輕令心生，遂以此事，罪在隱侯，亦非平允之論也。

唐宋文人好觀字書，困學紀聞曰：宋元憲寶玩佩鱗三篇。鄭思蘇文忠每出必取

聲韻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十五字。又韓昌黎亦云。凡爲文者宜畧識字。蓋文字旣爲文學的工具。則先宜熟於工具。宜多得工具。又自然之美。必藉文字爲媒介。而後可以表現。則此媒介必精良。是以知工具者。乃供文學之用。以表現自然之美爲目的也。非祇知用工具而無所表現。卽爲能事也。非可以粗淺之工具。而成優美之作品也。此理倫明。流弊自除矣。

唐之作者。承六朝之後。獲較精之工具。又能去其浮靡之習。故律體大行。其間頗多佳製。宋代末流。偏重理學。於文字之音訓。未暇深求。遂謂文字惟貴明道。其流波直至歸震川姚姬傳而未已。於是文學之中。義法森立。而真意不明矣。

文 清代復興漢學。研求古音。則以通古義爲標的。非以之行文。故曾文正公嘗有漢學家不工文詞。古文家不講音訓之嘆。蓋亦有見於文學之事。外觀內美。不可偏廢也。

學 以上所論。特略舉其概言之耳。至於一代作者。常有拔俗特出之人。自能窺見文章之眞。冥心獨造者。如宋之東坡。何嘗爲流俗所制。觀其致謝民師推官書可知也。

蘇軾致謝民師推官書曰：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

法言平淡學論語，東坡薄之爲雕蟲。離騷華美勝辭賦，東坡稱之爲風雅。是知文學不可徒務音節色澤之工，又不可徒去音節色澤爲貴。要視其意之是否淺易，義之是否合乎風雅而已。不明此理，而徒工音節色澤，則必流爲六朝之浮靡，徒去音節色澤，則必反於太古之樸陋。二者皆文學之弊也。

8 工具之能力有限。工具既屬人爲，又有良楛，必資修正，則其能力有限可知。而自然界之景象萬千，接於吾人者，情態則交沍錯雜，道理則幽深微妙。文學家憑人爲而有限之工具，欲爲此無限之自然寫照，必有不能如意之苦。且真情至理之所在，見之者已少，見之而能得其全體者尤少，見之而能表現於文字，圓滿無漏者，幾不可得。有之，必非全憑文字，乃其心營意造，成種種法，以彌補文字之缺，而能

也。故文學家乃能造無限之法，用有限之工具，爲無限之自然寫照者也。

所謂有限之工具者，亦如數學家之數字也。無限之法者，其各種公式也。無限之自然者，其數理也。公式精則數理易明。求數理者，不可全憑數字。數字之功能，乃藉公式而顯，亦猶文字之功能，必藉方法而靈也。

古人所謂比興，皆文學之方法也。所謂言外之意，即文字所不能表現之自然也。此不能表現之自然，藉比興而使人領悟無餘，故不必全表現之，而表現已全。此等處於詩詞中用之更多，且必如此而後能溫柔敦厚。故法之妙者，即文字所能表現者，有時亦祇表現其六七分，其餘二三分，或不必表現者，或不忍表現者，或不能表現者，然即此六七分，已可使人領悟其未表現之二三分，所以抑制情感，歸於深厚也。故表現之功，在善用法。然則雖工具之能力有限，無傷於表現之功矣。參看第四節

至於理之幽深者，自非一二語可盡，且往往有累千百語而不能盡者。蓋理境至圓，欲其各面無漏，必以巧善之法，而面寫到。即記述事之繁多者，亦然。故屬於學識之文，貴在詳盡，而不可瑣碎，則亦須有法。法之精者，事理易明，而文字之用不至於

窮。若夫禪家之彈指捧喝，不立語言，道家之大音希聲，忘言得意，則非文學之事。文學家固以語言妙天下者也。

第四章 文學與藝術

1 藝術之根本何在 文學爲藝術之一，此中西學者所同認。本論第一章謂

其同出之源，尙不足以明此義。欲明此義，必先知藝術之根本何在。

藝術者，應人類精神上一種要求而成立者也。人類有求真之要求，於是有哲學，有求善之要求，於是有倫理，有求美之要求，於是有藝術。故哲學以求智爲根本，倫理以合理爲根本，藝術以善感爲根本。哲學屬於智識，倫理屬於行爲，藝術屬於情感。智識行爲情感爲人類精神上之作用，其施於思考方面，則名智識，施於動作方面，則名行爲，施於感應方面，則名情感。智識正確則真，行爲適當則善，情感高尚則美。三者實異用而同體，故未可強爲區別。

是故真善美之於人類也，實同圓而異其中心。人類之精神如一圓球，哲學家則執真爲其中心，而不可廢善與美，倫理學家則執善爲其中心，而不可廢真與美，藝術家則執美爲其中心，而不可廢真與善。特因其所執有異，遂覺倫理、哲學、藝術於此三者各有輕重。且當其用功獨至之時，反似三者各不相謀，於是有藝術獨立論

與藝術人生論之爭。不知執一爲中心者。注目之方向有專在。所以便於研究耳。儻真有輕重。或真不相謀。則不啻於人類精神上顯然分出二箇各異之物矣。如果各箇離異。則哲學倫理藝術皆不應成。故阿諾爾曰：“Beauty is truth seen from another side.”

再就他方面言之。善既屬之行爲。而行爲之中。即有智識與情感共同之作用存。此不啻謂善即真與美之共同作用也。而真與美又即理與情二者之別名。而至理至情。豈復有異。至理必不違至情。至情豈復背至理。故藝術之高者。情深者於其中。見至情焉。理邃者於其中。見至理焉。是又不啻謂真即美美即真矣。故真善美三者。本不可分而分之者。注目之點不同。以便於研究耳。知同不可分。則不至黨同伐異。入主出奴。知執可一。則用志不分。精神不亂。此又同圓而異其中心之一說也。

2 文學之美 文學既爲藝術。當然執美爲其中心。文學必如何始美。即爲今所當論。文學之美。初在能自感。繼在能感人。能自感未必專屬於文學家。能感人則文學家之專責。自感者。觀察之功也。感人者。表現之事也。所謂觀察者。即對於人情

物態能了悟其因緣結果，判斷其是非善惡，蘊蓄於心，鬱鬱勃勃，既久且多，而後發洩之。所謂表現者，即將心中所蘊蓄而欲發洩者，綜合而表曝之。前者屬於內，故或稱內美 *Internal beauty*。後者屬於外，故或稱外美 *External beauty*。然內美必藉外美而彰，外美必資內美而成。兩者不容偏廢，亦不能偏廢。譬如一紙之二面，不可缺一，亦不能缺一。是故徒工練字鑄句，不足謂文。徒有思想情感，亦不足謂文。所謂文者，內外同符，表裏相發者也。劉彥和文心雕龍情采篇論此理最佳。彼所謂情，即屬於內者。彼所謂采，即屬於外者。今錄二節如下。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鸞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

有志軒冕而汎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翮其反矣。

蓋自感愈深，則感人愈強。觀察愈密，則表現愈難。以妙心運其密，以巧技御其難，自能成天下至美之文，亦即彥和所稱爲情而造之文也。其所造出於真宰，自非汎詠虛述之煩濫矣。

究之內美外美之說，亦強立之名，僅祇有其一，已不足稱美。今細加觀察，凡最美而可貴之文學，必具下列之四種工夫。

一 道德與智慧。常隱而不顯，常先而不後，即文學家平日用以了悟與判

斷者。道雖即善，智雖即真，真善與學之關係如此，知此則前論更明。

二 情感。自感與感人。先由作者之情，造文中之情，再以文中之情，感人之情。

三 表現之法。先選材料，次擇體製，再次工修辭。

四 精神。此即上列三事之結合。昔人論文所謂氣象、神味、態度，皆是。

以上四種，似有先後之層次，然而缺一，則其美不全。第一層當於下章專論之，今姑

舉三三四說明之於後。

3 文學與情感。情感之於人，至難捉摸，而具無限之力，常可以致生死定安危，故至爲重要。蓋喜怒哀樂，乃有生所同具，特因有過與不及之分，遂不得不有調濟之具，使之歸於和平中正。藝術之功，即在調濟人之情感。故奏破陣之樂，則可以作軍士尅敵之氣。觀普法戰圖，則可以振國民復恥之心。此調濟不及者之明証也。其調濟太過之情者，觀說苑所載魏文侯之事，與尸子論瑟之語可知。

說苑奉使篇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縹北大奉晨冕獻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

尸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立爲之變。

故情感以道德智慧爲根基，則得其正。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詩序謂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皆言情感之得其正者。

文學之作，在能感化人。然必作者爲用情極真摯之人，其所作之文，始有至情流露，而使人讀之生感。英國十九世紀第一小說家賽侃勒 Thackeray，自言其敘牛卡姆少佐 Colonel Newcomes 之死，曾痛哭數日，此其自感深也。

其感人甚深者，小說家笛更司 Dickens 著 Old Curiosity shop 一書，敘小耐兒 Little Nell 之事，頗感動讀書者。當其著後卷時，讀者恐小耐兒之結果必至於死，爭投書與笛更司，求其勿令小耐兒得死之結果者，達數百人。可見其感人之深矣。又如晉王_粲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必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至爲之廢蓼_義之詩。又東坡謫惠州時，作蝶戀花詞曰：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被無情惱。

待兒朝雲唱至第三句，淚滿衣襟。東坡詰其故，答曰：我所不能歌者，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東坡曰：我正悲秋，汝又傷春矣。又儒林瑣記載王士正七歲時，讀詩燕燕于飛，悽感流涕。凡此皆感人極深者。

由以上數事觀之，文學之美者，雖侍兒小童皆能生感。雖其所感之事，未必定與作者相同。然作者之情悲，而感者之情亦悲，是文之佳者，能引人之同情，美之至矣。

4 表現之法 表現之事，乃心理之自然。蓋人心有所感，自以抒而出之，為快。至於抑鬱之情，尤必有所告訴，如得人之同情，亦可以自慰而減其愁苦。但表現於文字必有方法，亦不可率然而成。因真摯之情，冥渺之意，欲以能力有限之工具而傳達之，其事亦非甚易。故表現約有三事，皆不可少者。

一、選材料

二、擇體製

三、工修詞

選材料者，作者之情必附麗於事物以見。此附麗之事物，即文中之材料。作者當未作之先，於其材料必加選擇之功。如雍門周欲以琴諷孟嘗君，必歷叙勞人思婦孤臣孽子之事，必歷數貴賤生死變幻無常之理，而後能使孟嘗君一聞琴聲，即悽然泣下，如亡國破家之人也。既作之時，又必須於錯綜交互之中，有一貫之條理，輕重多少之間，有均稱之銖兩，使人一覽而知其用意所在。此陸士衡文賦所謂一篇之警策也。

擇體製者，材料既選得，求所以位置之之具也。材料如水，體製如器。器方則水方，器圓則水圓。各適其宜，則水與器無傷。儻平常契約之事，而寫以比興之詩體，則契約必生糾紛。市井買賣之券，而書以典麗之賦體，則買賣必費解釋。顏之推家訓，譏當時文人作文，不知體製，喜用典故，謂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以爲可笑。故材料安置不得適當之體，亦足使文章減色。昔人譏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

詩詞之體微不同，尚不可隨意，足見辨體乃表現極要之事矣。

工修辭者，材料已得，體製已定，而能力有限之文字，往往使人有不足應用之苦。必至表現者與所表現者，不能鏘銖相等，纖毫不遺。於是表現之事，乃生困難。文學家感此困難，於是有修辭之法。修辭之法，乃就文字之短處而利用之，即以有限能力之文字，用成無限。故用字之功，為文學家不可少之事。能講修辭之功，則少字可以表多意，常字可以言深情，一切可喜可愕之景，可歌可泣之事，皆可畢現，而幽深之情，亦躍躍紙上。故沈約稱司馬相如工為形似之言，此即修詞家所謂比方 *simile*，類狀 *metaphor* 也。劉彥和所謂夸飾，胡仔所謂激昂之言，即 *Hyperbole* 也。俞曲園所謂大名代小名，小名代大名，即 *synecdoche* 也。詳細條目，見拙編修辭淺說。茲略舉古人所論數條於後。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游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

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王充論衡曰：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澁，則事不足褒。

此所謂益與澁，即夸飾之辭也。

文心雕龍夸飾篇曰：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揚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燃，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

至於情感之表現，尤貴能出之以含蓄。含蓄者，抑制吾之哀樂，使之鬱鬱勃勃而不出，不欲徑情直行，以合於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且自然力量雄厚，趣味深永。此西人所以謂一切藝術，皆抑制一己情感 *Self-restraint in sentiment* 之事也。昔人有以將軍欲以巧服人，盤馬彎弓惜不發，二語借爲形容文學家行文蓄勢之狀者，可謂至妙。如以之喻文學家情感抑制之狀，似更真切。蓋哀樂之情，必盡量宣洩，則失溫

柔敦厚之意。但所謂溫柔敦厚者，必至情至性之人，自能抑制，不使其過度，絕非矯揉造作之事。淺人不知，則不免裝模作樣，紆徐搖曳矣。此東施之效顰，邯鄲之學步，不但失真，且反增醜也。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於庭，怒詈於道，怒隣罵坐之所爲也。此言深得風人之旨矣。

文
大抵文學的表現，必趣味深厚，而深厚之趣味，必使人於其所表現者之中，自能領略，故表現之法，有適當之限度，不及則人不能領略，即爲晦昧或不完全之表現，太過則更無領略之餘地，即爲淺露或單簡之表現。二者皆足使文學之美因之減色。文學家於此，殊費經營，而文學作品之優劣，即於此分界。畧如工爲諧語者，必於趣味最深處截然而止，否則人之聽者，必疑其爲述一尋常故事，而不覺其可笑也。然使所說之事，無層次，無主要點，則亦足使趣味減少。我國評論文學者論及此點，頗有精粹之語，今錄數條於後，以見一斑。參看第三卷第九節。

學
文心雕龍隱秀篇曰：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

梅聖俞曰：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張戒歲寒堂詩話曰：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李太白云：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皆無愧於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却似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藉，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後來詩人能道人心中事者少，爾尙何無餘蘊之責哉。

以上三家之論，皆於表現之法，得其要領，發其精義矣。持此義以評論文學之工拙，無遁形矣。至於學識之文，則不厭詳盡，未可以含蘊爲工也。故文學之事，各有所宜。稍失其宜，皆足損其價值而失其功用。亦如夏宜葛而冬宜裘，未可變易，亦可未相非也。

5 精神 Spirit 一語爲文學所最要。未作之時，精神屬於作者。既作之後，則

精神附於作品。屬於作者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蘊結。屬於作品之精神，乃作者之道德智慧情感所發洩。故必兼表現之法。表現之法不工，則精神之發

洩不顯。是故作品之精神，往往視表現之法，工拙而分強弱。

古人謂文必可品藻，乃佳。柳子厚與楊京兆書云：

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

曾文正公日記云：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

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

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凡此種形容之字，乃從古人作品以見其精神也。文心雕龍神思篇、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評屈原數語及王通中說論文一段，於作品之精神與作者之關係，言之尤切。

神思篇曰：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足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

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備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畧哉。

屈原列傳曰：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

王通中說天地篇曰：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均、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他如司空圖著詩品廿四則、姚惜抱曾文正公論文、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則非專指某人之作品而言、乃泛論一切作品、有如是等精神而已。姚會所論、不免太拘、反足使人誤會。而詩品二十四、搆思鑄語、設境甚奇、自是司空圖之作品、則頗有可觀也。

其品藻之目所以各異者、蓋人之性情不能分寸齊同、才與學不能毫釐無爽、常視其自養之何如、或才勝於學、或學優於才、或性厚於情、或情烈於性、或激於世、或限於時、或因於地、見道有深淺、經驗有貧富、識量有大小、千變萬化、不可規矩。如衆芳之苑、紅紫纒芬、羣玉之山、瓊瑤錯落、故爲天下之鉅觀、人間之鴻寶也。

且作者之精神、固賴作者之性情、才學與表現之法而見、亦須由讀者之情性、才學與品藻之力而分。故讀者之心、必與作者之心相契合、然後得見其精神。得見其精神、然後可從而定其品藻之目。故論作品之精神、必不可不顧讀者。因讀者之觀念不同、其品藻遂大異。如屈原之離騷、太史公則稱其志廉行潔、文約辭微。淮南王作傳、亦謂其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班固則薄其露才揚

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自虧其高明而損其清白。司馬光修通鑑，至不載屈原之行事。朱子則言楚辭不甚怨君，又曰：楚辭平易，洪興祖則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按楚辭之文，評者多稱其宜樂天，蓋洪興祖樂天，乃從遠遊一劉彥和則既謂其典誥，又稱其夸誕。此所謂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也。但須作者之精神，果存於文字之中，自有不容磨滅之處。

杜甫有秋興八首，乃感時傷事之作，故其情悲。而李白有詩云：我覺秋氣逸，誰言秋興悲。同是詩人，同處一代，而所見不同如此。蓋老杜憂時之心多，李白樂天之趣長也。人之讀古人作品，正與此同。但必能具有精神，而後可稱作品。亦如山水名勝處，必有一種山水之精神，可以使人覽之而生美感，然後賞玩者不窮也。

美國文學教授毛爾登 Moulton 謂批評文學作品之真美，往往因作者創造之才 the creative faculty of the artist 與閱者鑑別之力 the perception of the reader 有關而難明確。誠爲至論。王雱云：作文字易，識文字難。歐陽修嘗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爲優劣。其意蓋謂佳作本自有價，人不得妄肆譏

評即一時不得知者，而日久必有定論。故古人有希賞音之人於千載之下，而不以一時之毀譽動其心者，豈亦如俗人之好名哉。劉勰知音一篇，尤慨乎其言之也。今錄於下。

文心雕龍知音篇曰：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固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

6 創造與摹倣 創造之語傳自西藉，其文爲 create，西方學者謂 poetry 1

字源出希臘。其意爲有所造作 *Something made or created*。故西方聖經我等乃上帝所造之物一句希臘原文爲 *We are God's poem*。彼方釋此意謂我等乃上帝所造。上帝卽宇宙之創造主。而詩人乃想像的宇宙之創造主 *the creator of an imaginary universe*。故同用一字。而想像 *imaginary* 一字乃從 *image* 來。*image* 一字又源出 *imitari* 訓爲摹擬。是詩人之想像的宇宙卽摹擬上帝之宇宙而成。換言之卽創造生於摹倣。

上段所言證以劉彥和之說益明。

文心雕龍原道篇曰。文之爲德也。大矣。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按此道字卽

上帝之意。但從來不同宗教第一事可證。

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彥和所謂仰觀俯察，傍及萬品，卽文學家摹倣之事。謂人實天地之心，生與我等乃上帝之創造物，意同。蓋宇宙間形形色色，可美觀者，皆諧和 *harmony*，皆有條貫 *unity*。而諧和條貫之事，冥冥之中，似有主宰。此主宰者，宗教曰神，哲家曰道，科學家曰力，文學家曰自然。而諧和條貫，乃美術不可缺之德性。故西方學者，謂仰觀天，俯察地，中覽太空，皆有上帝未寫之詩存焉。 “Whether we look upon earth or air or sky, we may be sure that the unwritten poetry of God is there.”

人生最富於摹擬，故小兒喜自製玩物，以像世間一切器具，有時且戲演戰爭，或慶賀之事，以學成人之舉止，蓋天性如是也。文學家之摹倣自然，亦正同此。摹倣既久，即能了悟其原因，結果判斷其善惡是非，即能熟悉其內容，深明其關係。於其盈虛消長之理，既無所不知，然後可云創造。故小說家描寫之人物，一一如生，而實非眞事。特其因果關係，與眞相同，故人之讀小說者，往往無端哀樂，情不自勝。是小說雖幻而實眞，世間實眞有似幻，眞幻之分，至難定也。且有價值之文學，其中常寓至眞之理。故因果關係，雖倣之自然界，眞理之創造，嘗主於文學家。此創造之所以難

能而可貴也。

但不知摹倣即於人情物態探索不深。不深則錯誤之見易生而言之亦不能親切有味。不知創造則於人類進化無所供獻。無所供獻則摹倣雖精而無益。不足盡文學之功能。蓋宇宙間之人情物態至爲紛紜糅雜必經文學家整齊陶鑄一番而後其英華乃見。又必因文學家對於人類思有所指導故將其英華爲之布置爲之配合爲之錯綜以表現之。使至真之理得緣此而供獻於人類使人類得因此而獲得至真之理。爲人類增幸福。而後文學之功能乃全。此文學家所以有預言家 *Prophet* 之號也。又文學家必能言一切人類所言爲一切人之所爲。其喜怒哀樂隨其書中之人而異。故又有全能 *Omniscient* 之稱。全能豈易事亦極言其工於揣摩而已。

毛爾登教授言摹倣 *imitation* 一字譯自希臘文之 *mimesis* 其義不盡含有與實際相彷彿 *resemblance to reality* 之意。且有勝^別於實際 *other than reality* 之意。故此字當合倣與造二意而言。然後其義始完全。然則英文 *imitation* 一字當譯

爲做造。以做字明摹擬之意，以造字表造設之功，遂與創造 *create* 一字尤爲相近。因果關係本自然之法則所爲。文學家用自然之法則以自爲，故必先熟其法則而後方能運用之。二者雖似相反，而適相成也。

吾國嘗言摹倣，則專指初學入門之事，初非有摹倣造化之意。究竟摹倣古人之文，與摹倣造化之文，不過範圍不同，而理實無二。即摹倣古人，亦不可徒襲其皮毛而遺其精神。精神者，古人用心處也。知古人用心處，即得古人用法處。二者既無異同，則皆可以助創造之功。

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

宋陳善捫蝨新話曰：東坡常教學者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魯直亦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

古人論學文之語極多，然告初學無不以摹倣入門。又恐人之剽竊古人陳語，便以爲能摹倣，故又告以脫化方妙。究不如蘇黃之語親切。山谷於曲折上加用意二

字即子固所謂用心。山谷所謂錦機，即古人用法處。又釋惠洪冷齋夜話有奪胎換骨二法，即脫化之意也。由此二法，可以見古人用心之處。能見古人用心之處，然後可讀古人之文，而領其妙意。

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挂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開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况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

身醉貌如紅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此二法，古人或出有心做用，或出偶然相同，雖不得知，然亦可見求古人用心處當如此也。李長吉過華清宮詩曰：

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

注家謂其即詩人黍離稷苗之意。此語亦可以示初學求古人用心處之法。究之長吉當日過華清宮，必窺見泉上之芹芽，故隨景興感而作此句，未必先有古人黍離稷苗之意也。

文

大凡古人論詩文之語，多一時興到之言，或爲救一時流弊而設。後人當知分別。

庶不致使古人蒙不白之冤。爲後人擔過。第三章所論言外之意，蓋一語即是此意。山谷曾有韓文杜詩無一字

無來歷之語，乃言韓杜讀書多，自能運用成語，*Paraphrase* 自道己意。蓋因其時之人作

詩文，有意摶摭古人字句以爲能，不如韓杜之自然妙用也。後人誤會其言，遂謂韓

杜字字皆有典故，不知韓愈曾言惟古於詞必已出，又曰惟陳言之務去。豈有自己

論

作文反蹈襲前人之事，亦豈有推崇蹈襲前人之人之理。且觀元微之論杜甫一詩，則杜非蹈襲前人之意更明。微之詩曰：

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自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

有來歷一語，可解爲下字不苟之謂。言情則確有此情，言景則確有此景。雖一字之微，亦不空設，必使與吾心目中之情景，一一符合。詩文中之字句，即從吾心目中之情景而來。如此，則與假象客氣之語言，迥然不同。如此，則創造出於摹倣之理更明。因吾心目中之情景，即自然之情景，即造化之情景，欲表現此情景而下字苟且，則表現非虛僞即不全。如此，則不害於用成語。如此，則絕不與蹈襲擗擗之徒相同。明謝茂秦西溟詩話，與楊升菴丹鉛總錄所論甚佳，附錄於下。

西溟詩話曰：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

丹鉛總錄曰：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余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耳。劉勰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啾啾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雁之響。雖復思經千載，將何以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

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本不用兵而曰戎馬豺虎，本不年邁而曰白髮衰遲，未有興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蘇。試問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

升菴此論得之矣。末段所論尤爲顯豁。凡其所譏，皆假象客氣之語言。非但傷美，且惡濫虛僞，文學之蠹賊也。

大抵古今佳作，莫不意由詞達，詞隨意遣，情從句見，句準情安。情景融會，詞句調適，則創造摹倣渾然難分，而美在其中矣。若專意創造，則勞而無功；專意摹倣，則雖工無益。無功無益，則彥和所謂煩濫之文也。文學至於煩濫，則不如博奕之事矣。藝術之事，豈若此哉。

第五章 文學與人生

1 文學之眞用在增進人生。第一章謂文學由感樂與慰苦二特性而成，還以供此二特性之用。又謂學識以感化爲英華，感化以學識爲根本。於文學與人生之關係，已得其大概。此章將進而申明之，以顯文學之眞用。

人生莫不顛倒於苦樂之中，能超然於其外者，實不易見。苦則悲生，樂則喜發。悲喜之來，若環無端。然樂嘗先苦，孩提之童，嬉戲之時，多於成人。故苦樂二名，雖似對舉，實有後先。然則謂文學之成，原於感樂與慰苦者，不如謂其原於感樂之更確也。苦樂生於比較，比較生於分別，分別原於知覺。故成人所知日多，分別比較之力愈強。而物至不齊，不及者求及，欲至難滿，已得者求多，於是感苦漸多，而趨樂避苦之心，又凡人所同。於是因趨避而生是非，是非之間，又至無准的。於是苦樂遂能顛倒人生。文學者，閱人生之顛倒，思有以增進其樂於無窮也。故慰苦，尙非文學至極之用。然則謂文學還以供感樂與慰苦之用者，不如謂其爲人生求樂之更眞也。

體育家因兒童好嬉戲之心理，而設遊戲體育以利導之，使樂從而益在其中。文

學家欲增進人生之樂，亦因人生好嬉戲之性而利用之，使之同入於高尚之境而不自知也。

2 文學與道德智慧 人生莫不有思，所思合理，即爲道德。能思合理，即爲智慧。換言之，即所思者善，能思者真。再換言之，所思者真，即善，能思者善，即真。真善齊同，則美。文學者，具能思真之才，所思者善，而供獻其真善於人生，以文學之美也。故真與善者，文學家之學識也。具此學識，不欲正言質言，以強聒於人，而以巧妙之法，用文字感化人，不欲空言抽象之理於人，而以具體的表現，使人自領悟。故文學家不可無道德與智慧，而純正文學非質言道德與智慧之事也。英國詩人華次華斯 *Wordsworth* 謂詩乃一切學識之呼吸，一切學識之較微妙的精神也。"the breath and finer spirit of all knowledge" 即學識以感化爲英華也。

學 阿諾爾著詩學研究 *The study of Poetry* 有曰：詩者人類之精神將由之以求安住者也。其論詩如此，故謂詩爲人生之批評。而此項批評，即一准於詩的真與詩的美之法則，其論人生能否得安住也，則仍視批評人生之力強弱爲准。其論批評

人生之力強弱與否也，則又視詩中所載者果美之勝於不美者多少，善之勝於不善者多少，真之勝於不真者又多少，以為斷。原文如下。

“In poetry, as a criticism of life under the conditions fixed for such a criticism ^{by} the laws of poetic truth and poetic beauty, the spirit of our race ^{by} will find its consolation and stay, but the consolation and stay will be of power in proportion to the power of the criticism of life, and the criticism of life will be of power in proportion as the poetry conveying it is excellent rather than inferior, sound rather than unsound or half-sound, true rather than untrue or half-true.”

我國文學因歷代尊經之故，多以善為根本。詳見第六卷不免偏重事理而少情趣。揚雄壯年悔其少作為雕蟲小技，而摹易以作太玄，摹論語以作法言，摹爾雅以作方言。後世昌黎韓愈遂比之於荀孟。他如真西山選文章正宗，尤重道德，謂立言必關世

教程子論文直以爲文爲玩物。蓋其時理學盛倡，文學亦受其影響。又於學識文學感化文學二者辨之未明，故詩歌亦以之爲議事說理之用。雖意在側重人生，而有傷藝術矣。且以詩爲論議之具，既於詩義有傷，又足以名爾。若漢流羅漢語中有烏雀詩案一卷，詩編之著者也。又如齊東野語載宋政和中詩禁一事，則且者爲法令，爲之者有杖一百之罰，亦文學史中一奇事也。

眞西山曰：古今人詩吟諷弔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思，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云補也。

程子論文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又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摭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西山程子之意，原非盡誤，但皆不免偏重事理。蓋徒吟弄風月，無關人生，則章句雖工，亦非文學是矣。惟補世道而一出於議論，自可作論理論事之文，不必以詩作議論之具也。清代重考據，益有人以詩作考據文者，更可笑。且詩之爲體，重在感化，自以能使人慨然以思，能悅人

耳目爲妙。謂之害道翫物，亦非正論。惟聖人亦摭發胸中所蘊一語，頗有道理。然亦祇說得一半工夫。於如何方能摭發胸中所蘊，及胸中所蘊者如何方能入人甚深之處，未及言之，故祇得一半工夫也。

但文章正宗序論詩賦，又有一節，極合感化文學之義。

文章正宗序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

又朱子於此，亦卓然有見。

朱子曰：見道語、經濟語，惟於旁見側出，忽然露出，乃妙。或卽古人指點，或卽事指點，或卽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遠妙不測。

西山謂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卽所謂義理也。朱子主卽古人指點，卽事卽物指點，愈不倫不類，愈遠妙不測，皆合於詩人比興之旨，其非質實發議論可知。但其時世風既重理學，而文章又主明道沿流之士，遂謂專論道德者爲文之正宗，而吟詠之事亦爲議論之具，比興之旨不明，而意味索然矣。近人方植之論詩數語與

曾文正致吳南屏書，亦於此理有所論及。

方曰：詩不可墮理趣，固也。然使非義豐理當，隨事得理，灼然見作詩之意，何以合於興觀羣怨，足以感人，而使千載下誦者，流連諷詠而不置也。

曾曰：國藩嘗好讀陶公及韋白蘇陸閒適之詩，觀其博攬物態，遙逸橫生，栩栩焉神愉而體輕，令人欲棄百事而從之遊，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適之一種。獨柵子厚山水記，破空而遊，並物我而納諸大適之域，非他所能及。

據以上各說觀之，側重道德，固有傷情趣，即高談玄理，亦非感化文學之事。我國文學家，亦有此病。故種嶸詩品，謂永嘉時賞黃老，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又嚴羽滄浪詩話中詩辨一條，亦論及此事，今錄於後。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

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款焉。

後世以詩直談佛理者，與永嘉之代喜用黃老，其病相等。滄浪所以痛斥以文字才學議論爲詩者，蓋有見於此耳。後見劉仕義新知錄，駁滄浪非關理之說，有至可笑者。

新知錄曰：都穆咏節婦詩曰：白髮真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爲詩則佳矣，有一字未穩。禮經曰：寡婦不夜哭。鐙字宜改作春字。此見詩之用字，當主於理矣。

此君解詩如此，是未知滄浪之意者矣。且鐙字改作春字，殊覺拙鈍。使讀張藉節婦吟，不知又當如何也。

總之古人不可謂無知感化文學，非質談哲理直論道德者，特言者不能詳盡，則亦時代使然，本無足怪。且西方自科學發明之後，從前一切學問，皆經過懷疑之時代，於其原因性質，既已辨之極明，故能將其功能推之極廣，界限認之極清。我國科

學今始萌芽。文學一科當生變化，亦決然之事也。

β 文學所表現者，必爲具體的。文學欲增進人生之樂，必有見於現在之人生有未樂也。見有未樂，而據我所見者以告人，則人亦覺其不樂而已。其或能激而改之與否，不得知也。其或因而厭之與否，亦不得知也。據我所見者明言其原因，結果以告人，則人之亦有所見者，信而從我而已。人之無所見者，則或疑而不從我，或且以我所告者爲難知，而不可必反輕而棄之，亦不可知也。故必就現有之人生，中將其因果關係抽出而綜合之，以表現於人，使其儼如實有，則人自能篤信之。不但篤信之，且樂觀之。不但樂觀之，且若身入其中，悲喜哀樂，不能自己。文學至此，可謂得人之同情矣。

學 所謂抽出而綜合之者，即前章所論表現之法也。表現之時，固不必純同實際，亦須順其因果之關係，不可有所遺漏。雖抒寫人情顛倒之狀，亦當因其自然之勢，明其隱微之處，自能使人閱之無端哀樂矣。如陳陶詩曰：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則戰爭之無人道，與軍人妻室可憐之狀，如在目前，令人讀之惻然不忍。又如杜甫兵車行、新婚別、垂老別、石壕吏等詩，處處可見戰爭關係之大，較之質言不可戰爭之理者，尤易動人。此具體表現其關係之說也。抒寫人情之佳者，如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詩曰：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此詩之中，喜笑哀樂之情，有一時俱併之狀，而避亂異地，得歸故鄉之心，更躍躍紙上。蓋當日官軍久戰無功，一旦忽聞大捷，喜極而悲，亦人情之常。及還顧妻子俱存，不覺愁思頓減。况詩書可卷，而還鄉可期，能不喜動顏色。故下四句即極言歸時之景，與歸途之速也。

又如讀孔雀東南飛一詩，而仲卿之心神恍惚，蘭芝之情意纏綿，以及姑之惡母之慈，兄之暴，媒之巧言，一一畢肖，故雖千載之下，猶爲之唏噓嘆息也。陳繼儒謂屈原莊周，皆哀樂過人者也。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啼之極，言語無端。凡此皆能得其

自然之勢，明其隱微之處者也。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人之同情。

但文學非以得人同情爲歸宿 end 也。文學以增進人生於優美高尚之境爲歸宿，以得人同情爲達到此歸宿之計策 mean 也。故常據觀察所得自然之法則，本一己之學識，苦心孤詣，創造較高之人生，可以實現於人世者，亦以能引起人之同情爲上。使人因感而羨，因羨而效，自然歡欣鼓舞以樂之，然後感化之力量 Power 乃大。故感化之文曰 Literature of Power 也。故阿諾爾謂批評人生之力，視其詩所載者之眞善美多少爲限也。

文 蓋表現實際之人生，與表現創造之人生，其難相等。能觀察實際之人生，甚深切，則表現甚著明。能深切觀察實際，即能悉其自然之法則。能熟悉其自然之法則，即不難用其法則以自爲。能用其法則以自爲，即能創造。作者之學識高，即能創造高尚之人生。其事如連環，如貫珠，不容更分離易也。

論 4 文學所表現之人生，爲揀擇的。文學家無論表現實際之人生，或創造理想之人生，必加以揀擇。揀擇者，非如攝影之鏡，一切皆現之謂也。乃揀擇其關係重

大而有價值者之謂也。換言之，即存其精華而已。故毛爾登曰：揀擇 Selection 云者，非於此萬有中取彼棄此之義也。乃實際中一切所有一成爲美術，必經過美術家提淨 Purification 之功之義也。譬如濾 Filter 水，清潔者存，穢濁者去而已。故雖實際之事物，一入文學家之心，而出於其手，則渣滓都除，而精華愈茂也。

故如實描寫人生，尙不足以極文學之能事。但欲創造高尚之人生，而離實際甚遠，又吐棄自然之法，則人必難表同情。故必能深入自然，以觀察其因果關係，而後寓真善美於中，以創造之，則人易感動。故劉勰文心雕龍神思篇曰：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馭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擇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

他如張戒謂元白張藉王建專以道得人人心中事爲工。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自言其生平不能言帝王以至乞丐之言，能思帝王以至乞丐之思，可見文學家對於人

情物態體貼之入微矣。此古人所謂體物也。體物之妙，美術所同。觀王楙野客叢書及賀裳皺水軒詞筌所載二事可知。

野客叢書曰：曾雲集畫草蟲，予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詞筌曰：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齋，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

文 此雖觀物之功，與文學家觀察人生之事正同。但文學家更於人生中寓以增進之心，故可貴耳。

學 5 近世文學界上之兩大派 一切學術由含糊缺略武斷而漸趨明晰完全

論 正確第一章已言之。其所以能成此趨勢者，則科學發明之影響也。西方自科學發明以來，受攻擊最力者，首爲宗教，其次則哲學與文學。文學之古典主義一派 *Classical*

isticism 爲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所攻擊已成往事。而浪漫派專以脫去束縛任意構造一切奇異誕幻之事。振蕩人之情思。亦不切於人生。適當科學既明之時。寫實主義 Realism 一派遂代之而起。今則又有倡新浪漫主義 Newromanticism 者。寫實主義一派或有謂其即古典主義之復興者。要之十九世紀以前則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互爲消長之時也。十九世紀則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互爲消長之也。今日則二派有漸相融洽之象矣。

兩派之所以有消長者。即視學識與情感爲二。而各執其一端以爲文學之基礎。故有牴牾也。執學識者尊實際重客觀。執情感者崇想像尙主觀。蓋人生宇宙之中。名我以外者爲物。遂覺我與物爲二。而我優於物。及其知身與物不別。遂謂物我同源。而物不劣於我。一則曰知物者我也。一則曰知物者亦物也。物我之間。若有界。若無界。究不易明。故生分別。此所以互爲消長也。

兩派之所以能融洽者。即視學識與情感相爲表裏。而不容偏廢。知文學所關爲全體。而非部分。不可妄生分別。且文學非主分別之事也。知想像離實際不生實際。

非想像不成。客觀者，主觀之證驗也。且兩派之中，原有相同一點。此相同之點爲何？即文學之眞用所存，亦即文學所歸宿之處也。文學所歸宿者，增進人生之樂而已。文學既爲增進人生之樂計，則必不滿足現在之人生，故往往利用文字以爲鼓吹之具。兩派之所以不同，已如上說，而其不同之顯而易見者，則鼓吹之方法也。新浪漫派者，即能去兩派之短而集其長，尊重其同點而發揮其眞用，以求達最後之歸宿者也。然兩派之短長，實方法之短長也，屬之一時。兩派之同點，文學之眞義也，屬之永久。今姑論其長短之顯者如下。

6 浪漫派之長短 不滿足現在之人生，而想像一滿足之人生，欲以之引起

文 世人之觀感，或取嘉言懿行之可以模範人生者，以讚美之，使人樂而從我，翻然自

悟其非者，浪漫派之所長也。此蓋與我國詩人之言相合，即從古以證今，或指物以實勸戒也。

學 其末流遂有二短。

一、空虛的。浪漫派不滿意於現代之人生，遂輕視之，常冥思遐想以追慕古人，或且構爲奇異之境，詭詭之言，其用意在以隱寓現代人生有不滿足，且以示人

以人生可如何、或當如何耳。to show us how life might be or ought to be, 末流遂重想像而輕實驗。實際之觀察本難，復離而遠之，則空虛而不切於事情矣。

二、放蕩的。浪漫派所寫多古時高貴之人及娛樂之事，加以描畫極工，雖意主勸戒，而人常忽略其勸戒之處，而注目其娛樂之事。於是人之聰明者，必將視人間之疾苦不足以動其心，而鈍拙者，又疑人間絕無疾苦之事。二者皆足令人放蕩自嬉，亦非文學之真義也。

大抵此派之長，在以情閱物，在求超脫實際之疾苦，趨重想像之娛樂。其弊，在玩世而不切於人生。我國六朝之文人，感於世亂相尋，於是不遁於莊，即遁於佛，故其詩文皆空虛放蕩之作，與此派相近矣。

7 寫實派之長短。不滿足現在之人生而表現其不滿足處，欲以警醒世人，急圖改進，復不雜以主觀的 subjective 我見，純以科學之法，求客觀的 objective 真相者，寫實派之長也。其要義在除惡務盡，蓋以爲人生本善，而社會積惡太深，善爲惡汗，遂生疾苦，去汗則復其初性矣。此派與我國荀子學說略同。

其末流之短亦有二

一、片段的。宇宙至大人類至不齊，其間因果又至紛雜，故社會之內，惡與善常並存。寫實派徒見其惡，不觀其全，則所得之人生常屬片段的。蓋此派本科學之法以爲文學，而科學者，從事部分以求全體之事也。其事至難，但因所事爲物質，又經無數精密之實驗，然後可集無數部分之真理，而假定爲全體之真理，所以示鄭重而避武斷也。今文學亦用此法以觀人生，則其結果必至忽略全體，甚且以片段的觀察，武斷全體。蓋人生之難知，甚於物質也。

二、粗率的。此有二因。一因寫實派既認人性本善，則易成任情徑行之風。二因既認社會爲惡，則社會一切固有之組織，一概鄙夷之，以爲凡此皆惡之媒也。又其所寫皆人生疾苦之事，與社會罪惡之處，故易使理解力薄弱之人，生厭惡之心，而情感強烈之人，發憤恨之氣。二者皆於文學之真義有傷也。

大抵此派之長，在以理察事，在求解免實際之疾苦，以爲疾苦一除，則樂自生。其弊在厭世，而所得爲片段之人生。以理察事則繁而嚴，故少情趣。我國宋代理學家

之詩文與此派相似矣。

總而言之兩派欲增進人生之心初本相同。但一則毗於理性，一則毗於情思。毗於理性者，嫉惡之意多，故言之不患其深切著明。毗於情思者，誘善之心切，故言之不患其鋪張揚厲。各執一端而相輔爲用，亦相反者必相成之理也。但毗於理性者以理察事，則須求其理全。毗於情思者以情閱物，則須求其情正。而理全情正，實非易事。故各有其短。要皆作者之罪，非文學之過也。明夫此，則其牴牾之處可解，而所以融洽之道可知矣。

8 文學家異於常人者何在。文學之歸宿既如是之重要，其影響常及於全人類，必其心思耳目有異於常人，而聰明天賦方足以副此任。換言之，即文學家異於常人也。然則其所異何在。世之論文學家之才者曰：其目所見，其耳所聞，皆非常人所能見能聞也。其覺速而感深也。此皆就其已然而言，未足深信。其所以然者有二，二曰專，曰熟。

專之喻，如紀昌之學問，列子語懸蝨於牖，視之三年，大如車輪，乃以燕角之弧，朔蓬

之辨射發中心而懸不絕。

熱之喻如庖丁之解牛。莊子養生主三年之後未見全牛。批却導窾。官止神行。解數千牛而刃若新發。

今宇宙之內。錯綜糾紛。而因果自然。法則不亂。常人於此。見其錯綜糾紛。遂因而迷惑顛倒。故不但不能得其條貫。判其是非。且將因之而生疾苦。文學家從事於觀察獨專。故能於千萬因果之中。一一尋源而究委。又因用力既久。自然界之法則既已習知。自能運用如神。而取擄任意。古人所謂思之思之。鬼神將告之者。蓋此意也。且宇宙之中。無非至文。在人之自得與否。大抵常人忽略之處。文學家偶然得之。便成佳作。不必見人所不能見。聞人所不能聞也。所謂常人忽略之處者。人情物態。皆有之。故張戒歲寒堂詩話曰。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

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張主尊杜，其評各家，雖不免太過，然謂一切皆詩，却有至理。此語與我國近來淺人所賞，語同而意別，不可誤會。又嘗

溪漁隱叢話及冷齋夜話所載歐公及山谷語尤妙。

漁隱叢話曰：東坡云：昔對歐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語。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

冷齋夜話曰：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

歐公所謂拾得一語最妙，但能拾得，便異常人。假使宇宙之中千萬因果，各各聯貫，如屋宇器具，位置分明，則雖常人亦易判其美惡，不勞文學家拾出告人矣。惟其因果關係，各有顯隱，遲速，簡單，煩複之不同，而顯隱，遲速，簡單，煩複者，又各各錯綜於太空之中，絕非一覽可知。文學家獨能將其關係一一拾出，令其首尾連貫，輕重

均稱而後表現於人。故雖平日未嘗留心及此者，苟稍一注意，亦不難領悟。非強盲者以分黑白，強聾者以別宮商也。故韓滉題姜白石昔遊詩曰：

人間勝處貴著眼，雖有此奧無由逢。

歐公之拾得，蓋由於能著眼。能著眼，則此奧易逢。否則清景滿前，亦熟視無覩矣。

至於拾出其關係者，如李長吉過華清宮詩曰：

蜀王無近信，泉上有芹芽。

因泉上之芹芽，與蜀王韓玄宗有關係，故拾出而綜合之。於是凡曾閱唐史者讀之，即

可悟及玄宗致禍之由，與盛衰無常之理，而生感慨。又如劉禹錫詩曰：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此因燕與王謝有關係也。又古樂府有曰：

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

此因邱隴中之骨，有關於豪貴家之人，而以今則牛羊可上，昔則人亦不可得近。兩意綜合，以見富貴不可恃之理。凡此皆人人眼前之事，乃一入文學家之目，則其關

係了然故不覺其言之感人也。

9 文學作品之價值。文學之歸宿如是之重大則其價值之貴可知矣。然文學價值雖貴而文學作品之價值常因作者之學識情感與表現之法而生優劣。蓋三者至難齊同。苟嚴格以求則優劣立見。雖人生有求絕對的真善美之心而絕對的真善美終不必得。故優劣不得不生於比較。

世人定比較之標準常因時方爲變遷。然能超時方而絕對的真善美不可必得。則文學之價值又因時方之變遷而分久暫。

然易變者事理。難遷者人情。事理之所知常以世改國別而不同。人情之所感則雖時殊地異而多類。故忠臣之傳不重於今人而愛情之什則流美於中土。董賈之策不出於國境而元白之詩則價重於雞林。此等作品價值雖有久暫之分而優劣未可以並論其性質原不相同也。

所可優劣者或同屬學識之文則據其學識之孰全表現之孰巧以判之。或同屬感化之文則觀其情感之孰正表現之孰精以判之。大抵理較全情較正而表現復

精巧者，其傳世亦較廣大而悠久也。

第六章 研究我國文學應注意者何在

1 研究我國文化之重要及困難。大凡一種民族生存於世界既久，又不甚與他民族相接觸，則其文化自具一種特性。及其與他民族接觸之時，其固有之文化必與新來之文化始而彼此牴牾，繼而各有消長，終而互相影響而融合爲一。歐洲各國成例甚多。故毛爾登謂希臘與希伯來爲彼方父母文化，*the Hellenic and the Hebraic are our parent civilizations*。蓋西方文化由此二民族之文化結合而成。其科學政治哲學則得之希臘，而宗教之精神則希伯來之所影響也。

但當兩種文化接觸之時，此兩種文化僅有異同而無優劣，則其消長之間有一定之理，即能適宜與否而已。適宜者必安而日長，不宜者必危而日消。若一民族爲學術荒落，政治紊亂之時，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隱晦，則當其與新來之文化接觸之際，必呈驚疑懊喪之狀。於是不盡棄其所有以從人，必保守殘缺而不變。卒至皇皇然無所適從。若兩民族之文化相差甚遠，亦不易收良好之結果，而消長之時必失其平。失其平則非融合而爲強佔。強佔者，新文化狹其勢而來，未必與固

有之特性相安，且嘗抑屈之，馴至喪失而不能自見。如此則新來之文化亦無新質料之吸收，但保持其故態而已，是爲文化之大損失也。

我國立國東亞，東南環海，西北則高山廣漠，與他民族相接觸者，其文化多下於我。惟印度文化於東漢明帝時始入我國，至六朝而大盛。其時莊老之學早倡，儒術已退黜，於是與莊老之徒互爲消長。至唐代之初，玄奘西歸，大譯經典，攷正舊說，而我國思想爲之一變。文學亦稱極盛，而繪畫彫刻之術以精。但儒家尤多鄙夷之者。直至宋儒復修經學，其中豪傑之士，大都深研佛理，故其見道之精微，論理之透澈，實遠出唐代經學家之上，乃真能融合者也。然則印度文化裨益我國，實在我國固有之文化大明之時矣。其間消息雖微，亦不難尋得。觀朱子語錄曰：

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別人不曉禪，便被護。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

觀朱子此語，可見當時學術界之情形矣。

自宋以來，遼金元清先後入主中國，雖其武力甚強，而文化皆下於我。至近世東

西交通，不幸當清末政治昏亂，學術不修之時，我固有之文化亦呈衰退之象，故始則驚疑，繼乃懷喪，未有能深研洞悉取長補短如宋人者。年來雖國粹國故之說嘗聞於耳，而其所謂國粹，究未必純粹，其所謂國故，又故而不粹，故亦無甚影響。此則時會未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爲也。假以歲月，或有可觀耳。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表現，文化之總相也。故嘗因文化之特性而異。今欲研究我國文學，不可不知我國文化之特性。故文化之研究至爲重要。

至其困難之處，則不待煩言而解。以我國歷史之悠久，著述之衆多，派別之紛繁，而無統系紀載，正確批評之書，一也。歷代社會之狀況，政治之影響，學說之變遷，外力之接觸，無不與文化有直接之關係，而此類之書，今亦絕少佳著，二也。求之古人著述，則皆散入羣編，而四部之目，浩如烟海，國家既無特設之學會，一二識者縱欲從事搜討，又多心長力短，三也。加以世變日亟，知新已難，欲收融合之益，絕非得其零珠片玉，即可以自炫者，亦非見其殘羹剩汁，遂因而自餒者，必須有眞知確見，然後可以擷其菁華，一新面目，而如此之才，尙不多見，四也。有此四難，於是研究我國

文化遂異說叢起甚可惜也

至於近日之咎我國文化者，或病其靜止，或詈其籠統，或且謂其無用，欲拉雜而摧燒之。而美之者，又稱其富獨立之精神，秉中和之德性。按近人之說，說在各種譯不必通事。衆喙聚訟，莫衷一是。本章特就其直接影響文學之端尋討，不及廣說，亦不欲張大其詞，務求明其真相，以便知所去取。

他如外人之論我國文化者，亦得失相等。就中有兩種議論，爲國人所當注意者。今略著數語於此，聞者不必以爲憤，亦不必以爲喜可也。

文
學
論

一、日人常言我國不振，亞東文化。今惟賴彼代表，近更取得亞洲一等國之尊稱，尤必名實相副，故其國人漸知注重東亞文化。其論我國學術思想之書，亦日見其多。此國人當注意者也。雖學問之道，天下爲公，然他人言之，終多隔膜，不如我自言之親切正確。一有遺誤，亦學問界之不幸也。况我國陵夷，舉世久以半開化之民相待，若不起而自爲，何以忝顏當世。此吾國詩人所以沈痛陳詞而作山有樞之詩也。

二、西方學者政客遊歷我國，莫不以東方文化可以調濟西方，將來必有大貢獻。

於世界之語爲貢獻之用。十餘年前，國人亦有倡東學西漸之說者，徒以言多不經，久爲世笑，故無敢復道者。近來此說又萌，則其見解已遠出前人矣。究之文化，未可託之空言，必當見諸實事。如國家之政治，社會之習尚，君子之行動，藝術之作品，皆文化所表見者，我居其實，則人有以觀瞻，我實果美，則人自知採納，不必嘵嘵費辭也。

2 我國哲學以善爲本。一國之文化，固不必純爲哲學思想所造成，而哲學思想實其要素。我國哲學思想盛於周代，周代哲學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大別有三：一老子，二孔子，三墨子。至唐代而佛學大行，遂於我國哲學史上佔一大位置。今非專究哲學之時，故不備述。述其盛衰之大概如次。

大抵老子之學與孔子之學並行於漢而獨盛於六朝。唐代雖因同姓而推崇老子，究不及孔子之學之盛。其後遂變成衰微。墨子與孔子初尙並稱，其學艱苦刻厲，人情難堪，加以墨子身後，弟子講學，務辨析名理，不見重於功利之世，遂亦銷歇。惟孔子之學平易可行，復當刪定之後，宗旨顯豁，門徒盛多，故獨能綿歷世代，因之影

響於我國文化最多。按近人謂孔學之盛，由於帝王自冠之心，未免一筆劃明，似是而非之論也。雖當佛學大行之世，不但不足以動搖，且因之更見精深。自宋儒大明理學之後，明清二代，蒙其影響，故今日論我國文化者，沿流討源，雖謂爲孔子之學始終之諒，亦不爲過也。

孔子之學，側重人生，務求實效，故立言多平易，不爲過高之談，說理則不墮玄虛，言情則止於禮義。換言之，即理則以可實踐者爲真，情則以可風世者爲美。理可實踐，情可風世，則孔子哲學以善爲本之意，可以知矣。

說理不墮玄虛者，儒家求真之根本觀念也。歷來學者論及此義，極多發明，姑不遍舉，即論語所記，已可概見孔門講學之主旨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第十一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第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同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第五

後世如孟子之距楊墨，昌黎之闢佛老，皆本此義。觀孟子言仁言義言智之語，與

響於我國文化最多。按近人謂孔子之徒，由於帝王自冠之心，未免一筆劃明，似是而非之論也。雖當佛學大行之世，不但不足以動搖，且因之更見精深。自宋儒大明理學之後，明清二代，蒙其影響，故今日論我國文化者，沿流討源，雖謂為孔子之學始終之諒，亦不為過也。

孔子之學，側重人生，務求實效，故立言多平易，不為過高之談，說理則不墮玄虛，言情則止於禮義。換言之，即理則以可實踐者為真，情則以可風世者為美。理可實踐，情可風世，則孔子哲學以善為本之意，可以知矣。

說理不墮玄虛者，儒家求真之根本觀念也。歷來學者論及此義，極多發明，姑不遍舉，即論語所記，已可概見孔門講學之主旨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進第十一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第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同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第五

後世如孟子之距楊墨，昌黎之闢佛老，皆本此義。觀孟子言仁言義言智之語，與

人一神天之通號耳。

原學中曰：古人之學不遺事物。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

原學下曰：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按此言古人之學不離事，後人之學離事而已。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

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按此指宋儒之空談義理者。

文
學
論
章氏可謂能發明儒家求真之蘊者矣。儒家認切於人生易行而有效者爲真理，故不主徒思而不學。但此學字實包學於古訓與學於實際二義。蓋孔子乃時中之聖，夏殷之禮以無徵而不信，故曰吾從周。此學於實際之說也。孔子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則古人之事，今尙可行者，或善於今之所行者，亦未嘗不可學。故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學於古人之說也。後人誤認學爲誦讀之專

名祇得其一義，故章氏有世儒學而不思之譏也。

章氏又謂孔子思學並重，即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亦有特見。而知行合一之說，實東方文化之特色，亦即主善的哲學之根本也。特由陽明道破之後，愈見明晰，其原因則時勢爲之也。今不具論。近世西儒盛唱實用主義 Pragmatism，其論旨與王陽明之說頗多不謀而合之處。如王陽明謂未有知而不行者，知不行只是未知。實用主義者亦曰：世界上真知識，未有無用者，無用即非真知識。日人豐田臻著實用主義之哲學，其末篇有實用主義與東洋思想之比較一章，論此點甚精，可以參看。據以上所論觀之，我國哲學以善爲本之說，已無疑義矣。

3 我國文學亦以善爲本。前節謂我國哲學以善爲本，則屬於學識之文學，爲主善的，不言而喻矣。但此類文學，歷代多有，檢視可得，故不必詳論。惟屬於感化之文，亦以善爲本，則當分別。蓋情之於人，至難限定，且詩人造語，精妙活潑，詩人用心幽深縹緲，往往辭意相遠，不可純以道理相繩也。孔門論詩之語，第一章已舉其大概，今再錄孟子之說於此。蓋孟子深於詩學，其論詩之語，最能得詩人用心，實遠

出後代詩話家之上。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

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萬章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

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譏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

弓而射之，則已垂涕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

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注：解離為喪，謂嚴切以慈愛，以
難諱也。蓋過小之時，猶親之可

矣，不處
無怨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管子章句上

附凱風及小弁詩於後。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覬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於罹。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跋跋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雝，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柁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咎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筭。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文
孟子謂小弁不可不怨，即孔子所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意。哀樂本人情，不淫不傷，則止於禮義。禮之訓爲履，義之訓爲宜，亦可履行而相宜之意。後世論詩，大都本此。而屈原之騷，杜甫之詩，後人尊之，謂可上繼風雅，亦卽此意。

學
泛觀歷代文人，惟宋儒主善之意尤切。遵守此義最嚴。故蘇子由謂唐代詩人多不聞道。

蘇子由曰：唐人工精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亦苦，疆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

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者。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按子由此語。頗極苛刻。孟郊詩。歌介之人耳。未必便不聞道。

又真西山選詩。以理爲宗。古詩十九首。爲漢代言情傑作。亦被刪落。故顧炎武非之。謂其執理太過。不得詩人之旨趣。如古詩

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豈真欲飲美酒。被紈素邪。亦有所激而爲此言也。咏諷全詩。自可領其真意。此孟子所謂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故炎武謂與詩經山有樞同一用意。

他如王九溪謂文章必以理勝。詩賦乃文之有韻者耳。亦文也。又謂立言必關世教。歸宿必有勸戒。無非言情。必可風世之意。其最甚者。莫如程子稱工文則害道。至比之玩物喪志。程子雖爲一時立言。亦可見宋儒主善之甚嚴也。參看前章第二節。

4 孔門以外之文學。論我國文學之大體。固不得不歸之孔門。然自漢崇黃老。晉扇玄風。文學一事。已非孔門得專主矣。而齊梁佞佛。至唐代而大啓法門。文人學士。初則採其說。以寄其冥漠之情。而僧侶之中。復多詩才。其義更無當於孔門詩

教。今統名之曰孔門以外之文學，而略論其影響如後。按論孔門以外之文學，而不及墨家者。墨學者流重事理，無影響於感化文學也。

一、老莊派之文學。老莊之哲學，輕視現代，冥想太古，重自然而棄人為，故能

超出尋常智慮之上，縱情直觀，與自然冥合。此自然，老莊名之曰道。西人謂此派之哲學，乃未經認識論之考慮，以情意直達本體論者。其影響於文學，則為主情的，重主觀的，其極則輕實際而流於放浪。魏正始間，王弼、何晏、崇尚老莊，鄙夷六經，流風至於晉代，競為清談，以任情為放達，視人世為塵垢，即此類也。故劉勰謂正始明道，詩雜仙心，又時序篇曰：

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澹遠，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

此派盛行之時，已多非議之者。如應詹上書，詆正始之流弊，范甯著論，至謂王何之罪，浮於桀紂。而隋李諤上書論文，及王仲淹著書立說，皆欲力挽此風者。

李上論文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辭，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

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
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王氏中說天地篇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
濟乎義

蓋任誕放達之極則疾當世輕人間疾世輕人之極則連篇累牘皆風雲月露之
狀矣故老莊派之文學每招詆毀之詞此亦可以反證我國文學之本在善也

二、佛學派之文學 佛學初盛其中義解一派高僧傳有義解一派亦好清談如支遁道安
皆善老莊自鳩摩羅什大譯經典蓮社遠公宏敷玄義始變此風亦多文影齊梁陳
隋文人如謝靈運顏延年張融沈約徐陵庾信之倫都耽內典其時著論多析玄理
今所流傳尙有宏明一集可以見一時藝林之風尙也

但此輩立論純主直覺而缺論理故辨析雖高而不嚴雖深而不密迄玄奘學於
印度始大闡因明之學立義建言乃甚嚴密遂自成一派之文學與孔門文學老莊
玄談分道揚鑣至宋代漸有融合儒家之象而影響所及遂成宋元明清之理學此

其有裨我國固有文化之處也。

然佛家本旨雖在救世，而理高義深，不切人事。學者苟亡其本旨，易陷於虛空。此則我固有文化中老莊一派之變相也。本老莊之故性，襲佛家之新面，遂成離世厭俗之習，適足以招儒家之譏評。而自然科學之所以不得產生東方，其最大原因，實在於此。

儻已上所論不誤，則我國文學始終不外主善一義。下節即當一別其長短。長短既明，則去取之間，有一定之標準矣。

5 主善的文學所長。此種文學所長約數之有二。

一、切近人生。儒家切近人生之義，上節已明。文學與人生之關係，則見第五章。但文學之真用，在增進人生。我國文學既切近人生，則文學之真義已得。但求其真用日廣而已。

二、溫柔敦厚。此四字本孔門詩教，後世論詩者所不能外。其義已見第四章。

今但申言此義所生之影響。此義所生之影響，太史公屈原列傳已發其端。

太史公曰：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太史公此論，非與溫柔敦厚之義相衝突也。特傷文人因諫而獲罪，故曰終莫敢直諫耳。其後君主之權日尊嚴，文字之禍日暴烈，而文人處威嚴之下，復不忍人民之疾苦，不得上聞，思欲代達，於是本溫柔敦厚之教，而爲主文譎諫之計。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諷諭之體，因之大興。白居易自集平生諷刺之作爲一卷，曰諷諭詩。今人多喜誦之，不知實孔門詩教所生之影響，不但白氏有之，詩人多有也。且不但詩賦有之，散文亦有也。章實齋謂過秦非論實，乃賦體，蓋以其鋪陳古之失，以爲今之戒也。古人史論，皆是此意。按此言史論，非從前考，試之史論，不可誤會。

譎諫之文，再變而爲滑稽之文。滑稽之文，則非專以之諷君上，實以之刺當世。如王褒之僮約，可以代勞民之呼籲。孔德璋之北山移文，可以羞作僞之隱逸。此類詩文，或出遊戲之筆，或寄笑罵之情，千狀萬態，不可比方。側出橫生，惟貴體會。故劉勰特著諧謔一篇論之，其略曰：

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歎諱之言無方，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譏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諷譬以指事也。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弭違曉惑。義欲婉而正，辭欲婉而顯。文辭之有諧諷，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據劉氏之論，則滑稽之文，實與小說戲劇同一作用。劉歆七略，謂小說出於稗官者流，不如謂其出於諷諫之變體，爲更確切也。

6 主善的文學所短。此種文學之短處，則約數有三。此三短者，實主善的哲學所生之影響，非文學之過也。亦非主善的哲學之過，沿流者失真之過也。

一、不隨時變。孔子哲學，本主適合時代，前節論之詳矣。蓋主善者合於道德之謂也。道德之標準，常隨時方二法而變，易非固定之事也。主善者合於禮義之謂也。禮義之本義，不外可履行而相宜，亦非一成不變之物也。孔子本人情而定禮，詳於節文，嚴於儀式，又恐人習於節文儀式，而忘其本於人情，遂修易作樂，明詩以輔

之。易主於變，樂主於和，詩道性情，皆所以示作禮之本意也。後儒拘泥，故守舊復古之心甚深，而因時制宜之効不顯，大失時中之義矣。

至其影響文學之處，則尤彰著。以揚子雲之才，乃不過一摹古專家，以昌黎之傑，亦不過學古能化，以我國文化之早興，歷史之悠久，而進步不及歐洲之速。若以近世歐洲文學變化之率推之，不應有今日之現象甚明。凡此何一非守舊復古者以致之也。復古之文，間接摹倣古人之處多，直接摹倣自然之處少。少則自然之奧秘終古不宣，而材料亦陳而不鮮。此後人所以有天然好語，被古人道盡之嘆也。

二、情趣缺乏。此種短處，則後人矯枉過正所致。大抵老莊派之文學，情思放誕太過，後人欲矯正之，遂失於枯澀。加之理學大興，載道之言，囫圇說過，不知道貴流行，未可拘泥，載又多方，未可固定。於是屬於感化之文，亦質實言理，缺乏生動之機趣，反不如三百篇十九首之情趣橫溢也。西方文學多言愛情，我國文學多言倫理，亦所主之異也。

三、無統系。此則哲學求真理之方法，不重認識而重直覺之過。今人詬其籠

統即由於此。其初諒亦未盡如此。而後之所以致此之故。則一因孔門所急在經世。故不爲空理之研究。二因老莊之學重情思。其書無觀察宇宙之方法。但形容道體。抒寫其觀察所得者而已。三因功利之念重。故墨家之名學不能盛行。佛家之因明亦乍明而復闇。於是屬於學識之文。遂無統系。因之自然科學。亦無從發生矣。按此事不能詳。此但數其凡耳。

文

已上所論。特其大略。總之文學必受哲學之影響。我國哲學之長短。即我國文學之長短之因。而研究哲學之書。絕少佳著。故欲知文學之長短。殊感困難。然即此數端。以論我國文學。當無甚誤。但有一言不可不補明者。即凡立一說。實非容易。苟不統觀全體。難保無掛一漏萬之譏。而我國學問。經四五千年之久。其間異同消長者。不知幾何。尤非執一二端。據一二語。即可驟下定論者。故國人論學。往往陷入以部分當全體之弊。蓋亦勢使之然也。

學

7 今後之希望。以第三章歷代修正文字表觀之。第八期實與第四期相同。而第四期之後。爲唐宋兩代。唐之文學。宋之理學。莫不受第四期之影響。亦莫非第

四期之結果。今日西學東來。其學術皆統系分明。方法完備。而交通之便利。印刷之簡易。又遠勝唐代。唐玄奘以一僧侶。私奔印度。歸來遂令我國文化。因而更新。今日留學西方之人數。與方便。亦遠勝於彼時。然則更新之機。自當不遠。所不如彼者。我固有之文化。久就荒落。現今之國勢。已極陵夷。以比唐之初興。有河汾之講學於前。房杜之修政於後。自不可及耳。故目前之大勢。與南北朝正同。尙未至隋楊。更何論唐李。明眼者試一比較之。當信此言之不謬矣。故曰。今後之希望。非敢薄當世也。

古今論文名著選

例言

- 一、附錄之意，在輔助前論之不足，兼供覽者之參證。
- 二、選材不限文體，惟取評論合理或影響較大之作。其有論及歷代體製而源委明確者，亦間附焉。
- 三、編次略依時代，以見歷朝文學遞嬗之迹。
- 四、凡自成專書，如文心雕龍史通等，不選。
- 五、凡片辭隻義，如詩話筆記等，不選。
- 六、此間書少，闕略當俟補輯。論文之詩，不少佳篇，亦不及採，附誌於此。

目錄

周卜商詩大序

漢鄭元詩譜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序

王逸楚辭章句序

魏 曹丕典論論文

晉 摯虞文章流別論詩賦

陸機文賦

皇甫謐三都賦序

梁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裴子野雕蟲論

鍾嶸詩品序

蕭統文選序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

隋 李諤上高祖革文華書

唐 魏徵隋書文學傳叙

韓愈答李翊書

白居易與元九書 節錄

元稹杜工部墓誌銘序 節錄

李德裕文章論

宋 邵雍伊川擊壤集序

歐陽修書梅聖俞詩後

蘇軾答謝民師書

黃庭堅胡宗元詩集序

晁補之離騷新序

朱熹詩集傳序

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

鄭樵正聲序論

元 吳萊論樂府主聲

孟昉十二月樂詞引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

吳訥文章辨體辨詩 辨騷賦

唐順之東川子詩序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

沈騏詩體明辨序

袁黃詩賦 羣書備考論詩樂 論賦

臧晉叔元曲選序

清 姜宸英五七言詩選序

陳祖范詩集自序

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 詞選序

劉開讀詩說上

曾國藩湖南文徵序

古今論文名著選

卜商

詩大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言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古今論文名著選

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鄭元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

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邳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勸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刦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班固

漢書藝文志序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寔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楊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

王 逸

楚辭章句考

序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

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蒙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杼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據、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爲高、以仗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顯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

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計，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甯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騶玉虬而乘鸞，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尙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後，以來，名儒博達，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魏文帝

典論論文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矜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楯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僞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瞭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

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肇虞

文章流別論詩賦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稱功德者謂之頌，其餘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

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意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言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陸士衡

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概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灌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纒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

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崕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榮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備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遞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辭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也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叙，故澳澗而不鮮，或仰逼

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意順而意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千眠、炳若緡繡、懷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闡合乎羣篇、雖杼柚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茗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措、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乎所偉、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嘆、固既

雅而不艷，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軌於拙目，彼瓊勇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棗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愚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蹕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馭還，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溷流，攬營魂以探蹟，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

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露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皇甫謐

三都賦序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將以經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寔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於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頽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

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王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沈約

宋書謝靈運傳論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倫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靡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繙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韵。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道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上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闡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裴子野

雕蟲論

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嘗讀書奏，號稱七行俱下，每有禎祥及幸讎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義，盛於時矣。梁鴻臚卿裴子野論曰：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

詩既形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悻惻芬芳，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扣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儔，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軼五車，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壽，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顏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顛營，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於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猶宋之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經也趨室，必有不致，苟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斯著，豈近之乎。

鍾 嶸

詩品序 上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

斐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儻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

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蹶。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嬾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籠，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驚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

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眺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眺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文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况八絃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品序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有人旣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

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文旣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流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擊虞文志詳而博贍顏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會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掩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品序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

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大謬唯見范曄曄謝莊頌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變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咏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冲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擗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梁昭明太子

文選序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講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藝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旣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外，關雎鱗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文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嘆。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

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於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准式、人論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孔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文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

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

蕭子顯

南齊書文學傳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貴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材，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昺擲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詠詩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詞，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古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摘，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顧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揚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僅約束，昂發蒙滑稽之流，亦

何奇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蓋朱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凡准的，而疎慢闌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流，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借古語，用伸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由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尙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屑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詞，就此求文，終然鬻奪，故兼之者鮮矣。

李 譔

上高祖革文華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鑄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尙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摺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然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尤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漏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魏徵

隋書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天緯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世、道輻軻而未遇、去鬱抑而不申、墳激委

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綉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尙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斲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

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集、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每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晉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韓愈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

爲者與所期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甚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

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省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白居易

與元九書節錄

夫文尙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至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

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
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
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
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剝矣國風變爲騷詞
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
畔之吟歸於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興離別則引雙
兔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
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
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寔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
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
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
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

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稱李杜。李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纏格律，盡工盡苦。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元稹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誌銘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千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

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撮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舖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籬，況堂奧

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癩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詩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李德裕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

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尙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如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旣彫，良寶斯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邵雍

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

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愁榮達則專于淫、洗身之休戚、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水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邪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

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性情曾何累於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初爲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

伊川擊壤集

歐陽修

書梅聖俞稿後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篋者篋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於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變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曩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詩古者登歌

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歟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泆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湮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蘇軾

答謝民師書

軾啓軾受性剛直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於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相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遠影能使之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之然於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黃庭堅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沈林臯之下、與麋鹿同羣、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空言、以爲千歲不朽之計、謂其怨邪、則其言仁義之澤也、謂其不怨邪、則又傷己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雜金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舉世之不知者、以待世之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工、伎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焉、清江湖宗元、自結髮迄於白首、未嘗廢書、其胸次所藏、不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輒、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遺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於篇

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又似於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與託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胡氏。

晁補之

• 離騷新序

先王之盛時，四時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辭不足道，而去王迹愈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嘆，極於傷人倫，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盡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

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熟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叙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猶聘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沱。乾肉爲脯。謂義亦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解。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

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朱 熹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

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寔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擲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以

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於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真德秀

跋黃瀛甫擬陶詩

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于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之淳。淵明之智及此、是豈玄虛之士所可望邪？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眷眷王室、蓋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

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淵明之志若
是、又豈毀彝倫、外名教者、可同日語乎、三山黃君瀛甫擬作陶詩、優游澹泊、味出言
外、蓋所謂齷齪迫真者、予嘗病世之論者於淵明之蘊、有所未究、故以是質之、而未
知其當與否也、瀛甫其有以起予哉、

鄭樵

正聲序論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浩
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
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
律、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
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
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
以形之歌詠、蓋主於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

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強生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者，謂有聲歌之長短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樂，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武帝定郊祀，迺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人泥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斑者，但美繡頸錦臚，歌天馬者，惟叙驕馳亂踢，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

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則晉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求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於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臣謹考撫古今，編繫節奏，庶正聲不墜於地矣。

吳萊

論樂府主聲

昨出古詩考，錄自漢魏以下，迄於陳隋，上下千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絕，未有慨然致力於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物特以其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解，解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闌也。漢書云：樂府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但能識其鐘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詔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於辭十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

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於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與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漢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伎漸缺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涼龜茲樂偷其辭之淪缺未必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已久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造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鸞雉子斑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皆述別事今返

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相和者矣。尙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旣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趣高遠可喜，而有辭者反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爲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中，也。榜棹越人歌之曰：「濫兮杼草濫，予昌元澤於昌州，饑焉乎秦晉，晉縵予乎昭澗。」秦踰滲澗，隨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樵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

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聲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孟昉

十二月樂詞引

凡文章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言有雅俗調有古今聲有清濁原其所自無非發人心之和非六德之外別有一律呂也漢魏晉宋之有樂府人多不能曉唐始有詞而宋因之其知之者亦罕見其人焉今之歌曲比於古詞有名同而言簡者時亦復有與古相同者此皆世變之所致非故求異乖諸古而強合於今也使今之曲歌於古猶古之曲也古之詞歌於今猶今之詞也其所以和人心養性情者奚古今之異哉先哲有言今之樂猶古之樂不其然歟賞讀李長吉十二月樂詞其意新而不蹈襲句麗而不悖淫長短不一音節亦異傍構冥思潮涵夕詠諧五聲以

攤其腔和八音以符其調、尋繹日久、竟無所得、遂輟其學、以待知音者出、而余承其教焉、因增損其語而槩括爲天淨沙、如其首數、不惟於尊席之間、便於宛轉之喉、且以發長吉之蘊藉、使不掩其聲者、慎勿曰侮賢者之言云、

宋 濂

答章秀才論詩書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爲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詩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接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旣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

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餽、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大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福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不逮者焉、唐初承隋陳之弊、多尊徐庾、遂至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

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和元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尙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同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尙有所不逮況廂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駭乎不足議也宋初夔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

叔痛矯西昆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自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韋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之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煨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

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
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擲
觚，未能成章，輒闢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
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
意，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
不宜濂白。

吳 訥

文章辯體辨詩

古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
尙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爲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
菴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
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爲詩
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

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即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嗚呼！學詩之法，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焉。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間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爲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以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製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是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爲尙，而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於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詭，惟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爲得之矣。

辨騷賦

古賦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卷

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儷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勿錄尙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儷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於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楚辭、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謠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旣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夸字爲讀、遂爲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於是焉。又按晦庵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叙事陳情、感今懷昔、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

物之類與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六義矣兩漢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禮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禮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尙辭而不尙意則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尙禮而不尙辭則無詠歌之遺其於麗雅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又取騷中瞻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禮有不暇及故其爲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試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三

國六朝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

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物也則於物有寓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則愈妙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語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整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只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義其終不泯也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亦不過少異於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

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焰，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尙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個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唐順之

東川子詩集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鄰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

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疾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鬪，老少女之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買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怛怛，則愴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疎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塞垣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

竊喜東川子之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徐師曾

文體明辨序

文章之有體裁，猶宮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奧，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爲筓必圓，爲篋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內圓，爲簋必外圓而內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况文章乎？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書體六，今存者三，厥後顏氏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辭，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經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於以叙事爲議論者，

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敘事者。乃敘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溫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吳公辯體所爲作也。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幸承師授。指示眞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緇居瓊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帙。更以今名。聊舉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是編所錄。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別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錄。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錄。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

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內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錄而附焉。

沈 騏

詩體明辯序

詩其昉於邈古之世乎？若古史所傳，有其音，無其韻，亦初不限言數，短或二言，參至八九，或韻在末句之上，又或重用叶字，然則道志之言，約如文耳。唐虞以前，有歌謠之名，舜典始著詩稱，善雜繇詞、歌、銘之中，未有定體也。自太史著採風之職，而商周之間，乃定風雅頌之規，有比興賦之格。孔子刪之，卓然取遊人野女之謳吟而定曰詩，爰是有其區域矣。此後宜盛而衰，迄於戰國，其確然以詩名者，惟見荀卿一章。至楚屈平，別衍詩體爲騷，斯變風亦絕。漢初，唐山夫人造安世房中歌十六首，遂爲樂府祖，而詩遂中分今古。武帝製落葉哀蟬而有曲名，班婕妤製怨歌而有詞名，司馬相如製封禪而有頌名，息夫躬製絕命而有辭名，卓文君製白頭而有吟名，韋孟諷諫東方朔，誠子蘇武，李陵贈別，王昭君寫怨，西漢之可見如此，其他古詩十九篇。

古今論文名著選

仲卿妻詩亦系之東京班固傳毅孔融輩寥寥希聲魏之武文歌行絕勝陳思尤稱清雄然建安七子風流首唱矣嵇阮超逸有古詩人遺矩晉代則張華傳元陸機陸雲潘岳左思雄時於前郭璞孫綽王羲之陶潛揚輝於後宋世最稱顏謝芙蓉雕績爲五言勝而鮑照亦來俊逸之譽齊梁雖云體格卑靡而齊之謝朓後人賞其句可驚人梁有武文二帝發唱於上沈約江淹任昉之流奔軌於下亦代有其勝也陳有徐陵江總之華艷北周有庾信之清新隋有薛道衡之奇拔然論統爲八代之衰何歟唐以詩名一代而統分爲四太宗王魏諸人首開草昧之風而陳子昂特以澹古雄健振一代之勢杜審言劉希夷沈佺期宋之間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弘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元結之奧曲咸殊絕衆倫而杜甫獨以渾雄高古自成一家可以爲史可以爲疏其言時事最求悚切不愧古詩人之義亦詩之僅有者也中唐彌矜琢鍊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錢起之雋邁盧倫顧況劉禹錫之揚厲及元白唱和之作韓柳古風之體張藉賈島孟郊之清刻李賀之怪險是其最

也。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欲追老杜；溫李西崑之體，婉麗自喜。皮陸鹿門諸章，往往超勝。若夫詩餘之體，肇於李白，盛於晚唐。然晚唐之詩，不及其詞，亦各有其嫩也。宋興，其風彌盛。周美成、柳永、秦觀、張先諸人，皆以艷婉爲調。蘇軾特以豪曠見雄，亦詩餘之變格。才人之極致矣。而宋竟以此稱一代之制。此原集所以系詞於詩後也。爲之約略其源流如此。

袁黃

詩賦

大矣哉！詩之爲擊也，情感天地，化動鬼神，聲被絲竹，氣變冬春，其得意而詠物也，遊寸心於千古，收八埏於一掬，漱芳藻，采遺箴，志翼翼以凌雲，心競競而刻鵠，擬去浮而肖形，期得髓而遺肉，其因詠而成詩也。選文入象，就韻摹心，發新聲於奇響，謝落葉於故林，詞即近而寓遠，意沿淺而入深。至於聖皇在宥，負展臨軒，觀羣后兮，雍雍碧玉，貢八蠻兮，濟濟青旃，述朝會之盛，爭被聖德於管絃，宜肅離而淵廣，殊不取乎新妍，或虎觀春筵，承明夜讌，淑女提壺，美人侍饌，紀公燕兮，樂易而典醇，歌房中

兮和平而感戀、欲崇正而獻箴、亦戒謠而忌絢、若九廟獻歌、南郊設頌、欲正欲嚴、欲莊欲重、誇則爽直、疏則鮮用、乃至元戎出境、萬騎屯雲、出馬鑾歌、旋師凱文、詞宜壯兮、不宜忘警、氣貴嚴兮、猶貴拊循、夫楚臣被放、漢妾辭宮、羈客裘敝、嬖閹淚窮、孤孽遭謗、無路自通、或以短韻而鳴隱志、或以長篇而寫幽衷、怨而不怒、微而若蒙、履患難兮、如素處憂戚兮、靡恫、或秦楚兮、異國復窮達兮、殊陟、行子斷腸、居人罷食、風蕭蕭而興悲、草萋萋而變色、款款贈言、瀝肝吐臆、叙生平之雅情、勗佳人之令德、箴而不諛、婉而不直、如春草兮、始生、秋月兮、正明、炎威侵簟、寒雲滿坪、違四時而歎逝、感萬物而若驚、勿徒流連乎光景、宜留邃意於新聲、乃若故宮黍茂、別殿鶯啼、空山遠眺、綠野俄睇、覽古跡兮、發今悽、痛前事兮、開後迷、言不盡意、意不局題、又若南山祝年、標梅賀婚、思賢悼往、臨喪輓言、志喜兮、樂以則、如哀兮、傷以悼、樂不蕩志、傷不斷魂、此詠言之雜態、亦藝圃之紛蕃也、是以抱碩德、秉孤忠、訴閨情兮、遠廣聖功、鋪王化兮、近指草蟲、詞能動物兮、色象俱空、美刺無迹兮、斯謂之風、正語是非、莊言真假、文而不靡、質而不野、言關世教、斯謂之雅、肅離布聲、清廟展誦、揚休功而信徵、贊祖

德而情洞，不詭不浮。若勸若諷，形容曲盡。斯謂之頌。情見乎詞，志觸乎遇。微者達於宏，恣者使之悟。隨性情而敷陳，視禮義爲法度。衍事類而逼真，然後可以爲賦。假幻傳真，因人喻己。或以卷石而况泰山，或以濁溼而較清濟。或有義而可尋，或無情而難指。意在物先，斯謂之比。感事觸情，緣情生境。物類易陳，衷腸莫罄。可以起愚頑，可以發聰聽。飄然若羚羊之挂角，悠然若天馬之行徑。尋之無蹤，斯謂之興。六義旣陳，淑慝攸分。如其情存魏闕，汎詠楚雲。心纏鮑臭，虛述蘭芬。旣真宰之相違，縱華靡而不文。偷餘素之未翦，類徧絃之獨撐。宮唱而商靡應，金調而石未平。苟絲毫之有虧，雖成文而不精。性靈未協，心氣多魔。失溫柔之家法，象急管之偏頗。恨湍流之迅激，故雖精而不和。詞如合璧，意不貫珠。篇有死句，句無活膚。首尾不屬，聲調多迂。惟生理之不完，文雖和而實枯。是以內聘心靈，外闡物精。振之則山立，蓄之則淵澄。運之則行雲流水，飾之則簇錦飛英。或濃如醴酒，或淡若太羹。或急如躍矢，或緩若調箏。或始徐而終促，或似譎而實貞。或外槁而中腴，或言隘而意闊。或化腐而趨新，或因奇而造平。詩體多途，詩情萬疊。修詞者迷根，尙理者棄葉。擬華實之兼收，庶二妙之

相接曹劉聞之而魄喪李杜遇之而氣懾回大雅於狂瀾振頽風於百劫

羣書備考論詩樂

夫詩者樂之祖也詩言志而成聲律和聲而成樂虞典記之故感人心者莫切乎聲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不感者聖人因其情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深入類衆而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三百篇懲美勸惡王化本焉風雅道微楚騷繼響詞稍激露而徬徨則猶變雅之遺也漢興相和諸曲變爲五言河梁傷別采桑述志婉而不露猶足形四方之風焉漢武帝不博采古制協比聲律乃以嬖人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而采風之義變爲靡曼之音末流漸沿清商四絃混入樂部桃皮篋篋總曰橫吹樂亡而詩益下矣迨魏三祖崇尚雕蟲浮靡之風流觴於此沈約創四聲入病之法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格甚密而唐律基焉至陳隋開元間流弊已極陳子昂感遇詩漸復爾雅李杜諸公比響聯辭雲委波屬一洗六代之穢然嘲風弄月建安前之清音莫能嗣者李白所以發憤而歎也中晚以降詩運衰而長短句始出纖巧輕蕩元人又翻爲豔曲四始六義蕩然盡矣夫四

五七言博士家，撚鬚而吟豔曲，固所藉顏而不道也。然南呂中呂古樂之遺者，獨豔曲有之，而四五七言視十二律若爰居之不習，何也？騷賦而樂府，樂府而古律，古律而詞曲，人心所自變者，真詩也。四五言詩之迹也，真詩故與律自相通也。則古樂之若何而衰，若何而復，較然矣。吾非謂今之巴謳郢唱，遂可比諸管絃，然文人仰屋梁而吟者，又不若巴謳郢唱足以言志也。是故議正樂當正詩，欲正詩當識其旨，何也？溺人必笑，笑痛於哭也；美女必顰，顰妍於笑也。七情之用，或順之而塞，或反之而暢，詩固以暢吾情也，故不顯非詩，不隱非詩，格諸喉而不得盡者，非詩；疾聲大呼傾藏而盡者，非詩；詩之道微而彰，淺而深，遠若近，近若遠，使人不可解而可悟，合此則鄭衛桑濮不得刪，而不合則併而已耳。漢隴西行賓主揖讓美詞也，而健婦持門戶一語微讖，烏生曲遊獵詞也，而暗我二字默寄憂時俟命之旨，去古未遠，猶得十三三。今下者，局宋之俚，高者襲唐之俊，間或浮慕兩漢，至十九首止耳。鮮有究心古樂府者，豈非以十九首詞猶麗，而相和曲旨更深哉？嗟乎！簫韶鐘鼓之不諧俗也久矣，不識漢詩而抵掌三百篇，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聽古樂而恐臥，人情曷足怪乎！

論賦

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遙梗概足述導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諱復貫珠
千言非贅情理罄矣規撫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殫矣四聲不足八病匪瑕
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著而歌謠之鐘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之
言因物賦象絳幃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奧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
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錯貌雕藻極妍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忠憤激
昂直寫胸臆篇不繪句句不琢字實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
江鮑之波漸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叢於東都沿於魏晉敝於五代迨律賦興
而斬然盡矣此其概可舉者自愚意論之詩莫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學步可嗤
效聲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
宗國九死不忘至於天問曾無銓次婉憫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做哉後世諸君子愛
橫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鬪靡故必
冗險韻在几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視哉蓋賦體弘奧非可

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吾短。以其古且奧者宜其體而不欲因以晦吾意。浮雲無心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抉蹊徑。嗣響靈均。尙俟君子。

臧晉叔

元曲選序

今南曲盛行於世。無不人人自謂作者。而不知其去元人遠也。元以曲取士。設有二科。而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自見。至躬踐排場面傳粉墨。以爲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者。或西晉竹林諸賢。託杯酒自放之意。予不敢知。所論詩變而詞。詞變而曲。其源本出于一。而變益下。工益難。何也。詞本詩而亦取材於詩。大都在奪胎而止矣。曲本詞而不盡取材焉。如六經語。子史語。二藏語。稗官語。野乘語。無所不供。其採掇而要歸斷章取義。雅俗兼收。串合無痕。乃悅人耳。此則情詞穩稱之難。宇內貴賤妍媸幽明離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狀。而填詞者必須人習其方言。事有其本色。境無旁

溢語無外假，此則關目緊湊之難。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九宮，已少其半。至於一曲中有突增數十句者，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者，尤南所絕無，而北多。以是見才自非精審於字之陰陽韻之平仄，鮮不劣調。而况以吳儂強效，儻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漢。此則音律諧叶之難。總之曲有名家，有行家，名家者出入樂府，文彩爛然，在淹通閎博之士，皆優爲之。行家者隨所粧演，無不模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是惟優孟衣冠，然後可與於此。故稱曲上乘，首曰當行，不然，元何必以十二科限天下士，而天下士亦何必各占一科以應之，豈非兼才之難得，而行家之不易工哉。予嘗見王元美藝苑卮言之論曲有曰：北曲字多而聲調緩，其筋在絃；南曲字少而聲調繁，其力在板。夫北之被絃索，猶南之合簫管，摧藏掩抑，頽足動人，而音亦嫻嫻與之俱流，反使歌者不能自主。是曲之別調，非其正也。若板以節曲，則南北皆有力焉。如謂北筋在絃，亦謂南力在管可乎。惜哉！元美之未知曲也。繇斯以評新安汪伯玉、高唐洛川、四南曲，非不藻麗矣。然純作綺語，其失也靡。山陰徐文長、禰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俪矣。然雜出鄉

語其失也。鄧瑋章湯義仍庶幾近之，而識乏通方之見，學罕協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謬，其失也疎。他雖窮極才情，而面目愈離，按拍者既無繞梁遏雲之奇，顧曲者復無輟味忘倦之好，此乃元人所唾棄而戾家蓄之者也。予故選雜劇百種，以盡元曲之妙，且使今之爲南曲者知有所取則云爾。

姜宸英

五七言詩選序

文章之流，敝以漸而致。六經深厚，至於左氏內外傳而流爲衰世之文，戰國繼之，短長之策，孟荀莊韓之書，奇橫恣肆，雜出，而左氏之委靡繁絮之習，混焉無限矣。此一變也。自是先秦西漢文益奇偉，至兩漢而衰，體勢日趨於弱，下逮魏晉六朝，而文章之敝極焉。唐興，諸賢病之，而未能革也。殆貞元大儒出，始倡古文，易排而散，去靡而朴，力變六代浮華之習，此又一變也。惟詩亦然，自春秋以迄戰國，國風之不作者，百餘年，屈宋之徒繼以騷賦，荀况和之，風雅稍興，此亦詩之一變也。漢初蘇李贈答，古詩十九首，以五言接三百篇之遺，建安七子，更倡迭和，號爲極盛，餘波及於晉宋。

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空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古，而所變之古，非卽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卽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余嘗譬之富人之家，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卽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閉閤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然改觀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子旣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主五言詩之選，其蓋有見於此深矣。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尙不失爲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

頽靡於齊梁陳隋，淫艷佻巧之辭，劇而詩之敝極焉。唐承其後，神龍開寶之間，作者
盈起，大雅復陳。此又詩之一變也。夫敝極而變，變而後復於古，誠不難矣。然變必復
古，而所變之古，非即古也。戰國之文，不可以爲六經，貞元之文，不可以爲史漢。明矣。
今或者欲徇唐人之詩，以爲即晉宋也，漢魏也，豈學古者之通論哉。余嘗譬之富人
之室，其子孫不能整理，日卽於壞廢。後有富人者居之，閉閤崇如墉垣，翼如非不霍
然改觀也。然循其涂徑而非問其主人，而支派已不可復識矣。夫六朝之頽靡，固亦
漢魏之支派也。唐人之變而新之，其霍然改觀固然矣。無亦富人之代居而不可以
復識者乎。故文敝則必變，變而後復於古，而古法之微，尤有默運於所變之中者。君
子旣防其漸，又憂其變也。新城阮亭王先主五言詩之選，其蓋有見於此深矣。於漢
取全，於魏晉以下遞嚴而遞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
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蓋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尙不失爲古
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爲畛域，成其爲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
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失於古云爾。先生之選七言體，七言雖濫觴

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斂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醇醜之判也、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尋其本、收拾舊作、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已事者、工拙所不計也、

張惠言

七十家賦鈔序

右賦七十家、一百八千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詞奧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詞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溇溇、地之晝晝、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香伏畏佳、林木、振磯谿谷、風雲霧霽、震霆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

而擅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蠃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鬪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詞回悟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指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稱並名爲賦故知賦者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返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穀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則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緞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海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繼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惟拍宛轉泠汰其義覈驟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輒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

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頽者也。其趣不兩，其與物無弊，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慮，韻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明神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晉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絕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罅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眙，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壙，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茶，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据，鉤子敢悟，而俶儻可親，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狝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崖，傲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郛郭，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韵也迫，憂患之辭也，塗澤律切，考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拊其角，摧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尸之，率以變古，曹植則可謂才士矣。擗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措於同，不

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矯矯乎振時之儔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襍鑿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空乎其氣焯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掩抑沈怨泠泠輕輕其縱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返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庚信之爲也其規步矐矐則揚雄班固所引銜而控轡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馳然而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概乎其未之或聞也

詞選序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者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誹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淫蕩靡曼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固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不徒彫琢曼飾而已自唐之詞人

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王建、白居易、劉禹錫之徒，各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麗閎美。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諛，競變新調，詞之雜流，由是而作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通脫放浪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碎奔折，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墜，五百年來，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鱗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二卷，義有幽隱，並爲指發，庶幾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乎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之也。

劉 開

讀詩說上

古之教者，始於人情，故論平而行之有效，後之教者，純以天理，故論高而行之無

功古之爲教使人樂、後世爲教使人苦、孔子之教有四、以文爲先、文莫大乎六經、經之垂爲恒教者有三、以詩爲冠、夫詩者所以治人之性情也、以古人之憂樂動天下之心思、使之出於正而已矣、樂正之所崇、下學之所事、自成周以來、罔不由之、故學而有得者、必通乎詩、是故多聞強識、精於名物之訓、可以爲博矣、未可以爲善、讀詩也、感物造端、升高作賦、可以爲大夫矣、亦未可爲善讀詩也、古之善爲詩者、施之於爲政、用之於立言、故先王之教以詩也、可以正人心焉、可以善風俗焉、君子之學於詩也、可以厚性情焉、可以變氣質焉、夫難變者莫如氣質、惟詩能之、至於變化氣質、而其功用大矣、孔子論爲學之序、首曰興於詩、言感發心志、舍詩則無自也、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言初學之要、必先之以詩、而後本末鉅細、可以漸底于成也、其告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言修之於身、而化成於國、王道必起自近也、夫教亦多術也、而感人之速、化人之深、無如詩之顯且易也、自古聖賢未有不得於詩教、而能造於大中至正之域也、後世以聲律詞藻爲詩、舍六藝之正以求一言一韻之工、於是五七言之體興、而三百篇之誦讀、視爲具文、教之所以端其

趨向學之所以淑其性情、皆置而不講矣。嗚呼！此人心學術所以不如古與。夫聖人之爲教也、固不能奪天下之所安、而予之以所難也。亦順其情而利導之也。夫詩者所以順人情而導之以正也。順情而導、則其教易行、而學易入。故詩爲雅言之首、而學者之始事、必由是焉。是故善讀詩者、因古以觸今、感物以見志、沈潛乎諷誦、反覆乎篇章、而慈仁忠孝之意、油然而生。父子以恩、君臣以篤、兄弟以和、夫婦以順、朋友以厚。此皆天性之發於中、而不能自己者也。夫天性之發、非出於矯飾、故詩之移人性情也、亦動於自然而非有所苦焉。且夫強之弱者去、必速。貌爲合者、神易離。惟詩之感人、也因其天真之動、故雖草野閭巷、亦觸於歌泣而不自禁。唯人之感詩也、本於中心之誠、故能歎慕流連、遂被其潛移而不自覺。此詩之爲道、所以爲治心之方、入德之門、而賢愚皆可共勉者也。夫溫柔敦厚者、詩之旨也。纏綿悱惻者、詩之情也。人必有纏綿悱惻之實意、而後可炳爲事功、蘊爲道德。否則鋪張砥礪、亦僞而已矣。故正人心、善風俗、莫要於詩。故讀一南、可以奮興、列國可以諷刺。正雅可以則、變雅可以怨。邇可以圖始、頌可以樂成。故詩者、中和之用、人人之所不能忽者也。故繹其

辭歌其聲婉而不隱，直而不犯，和而不隨，怒而不迫，躁心得釋焉，矜氣得平焉，容止得安焉。故詩之始可以厚人性情，其繼也可以變化氣質。夫氣質變乃可入道，詩之功至此成焉。故有志聖賢之術者，不須臾離詩，非徒以之澤躬而已。後之才士，既不知古人之所以爲詩，故流蕩而不知檢，後之儒者，又擯詩爲詞章，而不知因人情而示之則，故並置三百篇之宗旨，而不以之爲教。於是專以禮義之說，防閑天下，而天下終決而去之，是強制其心，而非性所樂從也。是以能暫而不能久，陽奉以名，而陰吝以實也。夫先王之昭法垂戒，孔子之開示初學者，其言具在也，而必別爲名目，以曉世焉，是亦讀詩不詳之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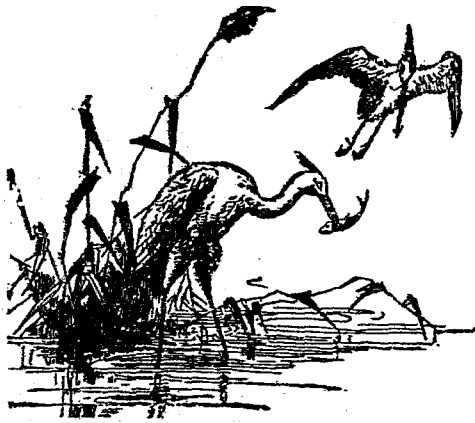
曾國藩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即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若金玉與卉木之

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含有難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千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俳側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儻語，即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約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

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况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究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民國十一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

述論者 劉永濟

印刷者

長沙織機巷
湘鄂印刷公司
電話 六二六

代售者 長沙明德學校

文學論

每册定價八角

